

天都載序

在管歲戊子余任南兵之選曹郎得晤新  
都馬君仲履譚心前席若夙契也仲履英  
姿俊材大是翰苑佳器無幾別去歷覽應  
天賢書未覩君名比余復蒞南銀臺一日  
君仍儒服儼然來訪余喜且嘆何造物尚



新君一第乎已知久捷制科今又棘闈未  
偶矣劇談間君出所撰見示係君習業天  
都館所載者亟披閱再四探玄索秘頓令  
耳目一新而有勸與懲裨益人生不淺忱  
竒書也試嘗論史如漢魏豈吾夫子已稱  
先師唐司空圖之節義宋林處士之貞一

暨我  
昭代待蜀明昇禮數之優辨方遜志乞哀  
之誕足補史氏之缺至若揮麈錄枕肱集  
之採摘與夫見恠鎮以靜善幻識其術崇  
尚溫公不欺之學問皆莊正語也又紀韓  
容之滅門杜杞之什圖劉澣人之上昇所

天者章  
謂一念之惡妖星厲電非耶或有問者曰  
中間有幽恠因果之說爲吾儒所不道嗟  
夫難言之矣二氏精粹處與吾儒原不異  
菩薩行即好生之德也編中茶經食論與  
夫竒方蠲疾梵呪護生莫非仁愛之貫注  
其曰不貴神通亦不廢神通造化本無心

衆生自造化等語非有所見者不能到即  
同於二氏奚傷哉抑是編也特仲履之一  
癸耳仲履志堅神王孜又屹又不殊弱季  
嗣是識見日益精著述日益盛出潛離隱  
而置身於蘭臺芸閣間將  
朝家左右史重有藉焉仲履勦旃余拭目

以俟

盱江王一言題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

之寤也故以上下為道器

之別然離器而語道害

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  
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  
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往之為  
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

器即為道溺於數則道亦  
為器顧人所心弊謂何耳  
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  
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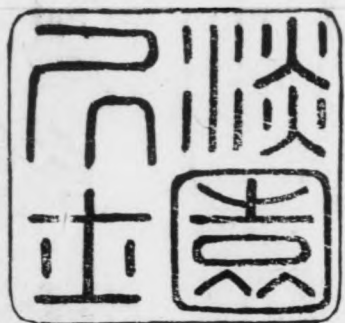
精研博攷不遺餘力此何以  
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  
多通奇篇奧帙靡弗采  
擷少遊明境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為天都  
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  
遺經釋史皆辨析之歸於  
至當非但小說家合業疑殘小

天者章  
三  
語作為短書資談柄而已然  
則子產其弘者流固所無論  
即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  
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溢於

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萬曆庚戌三月鄉邪焦竑書





天都載序

君子之為學也以致道而不  
致於道立象以盡意致道者  
也文滅質博溺心致於道者  
也精猶之分知所以取之而已

矣仲履善學道者也獨取百家之書所為俶詭瑰竒者藪而嘗焉以示博豈徒欲詫人以目所不見也與哉凡人之求道也教有二焉不明己心而希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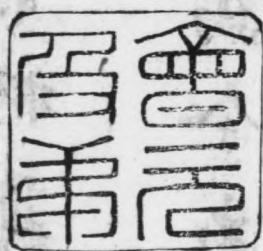
物則無目者之處寶藏也隨物皆觸隨觸皆傷不存一物而守空知則有目者之居閤室也不致其光不得其用以一彼一此以仲履而衡所以取之其必有

予矣不然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博通神鬼幽祕之事徒隸  
吻撟舌而無當于用是亦夷  
堅氏之餘閣耳仲履曷取焉  
余曩者亦有異書之癖所纂

祕苑考略二編各數十卷頃以  
多病閒居忝求大道平生所  
嗜一切屏棄冀免如蟲食木  
之訶見仲履此書不覺把卷  
而歎文字因緣有如此者然余

向之所取特其名字形貌之間  
而仲履獨時取其精意以  
與道叢視余所得不啻倍  
蓰然則仲履希呂氏之懸書  
亦甘若啻之熱研夫亦各

有當焉未可互相笑也  
江寧友弟顧起元書



仲履之為此書久矣庚子冬日始以成

刻屬余草一序余時方苦病後得強  
起聊綴數言未敢附名不朽藉以塞  
梓者之意而已喻十年為今余成仲  
履再過南都于所載更有增益友  
人重授之梓仲履不忍棄余前序復

以卷末屬為再書余歛散久厭筆  
研既不能小滌舊文之疵墨而腕力  
弛憊又不堪位置仲履即有昌歎之  
者恐不免為之噴飯滿案也因記  
之以識余愧

萬曆庚戌孟春起元再書



天都載小引

余友新安馬仲履資穎絕人潛心大業方髫季  
一出而先其曹耦聲名奕々傳都下時隨其尊  
公宦邸偕余輩十許人結社謝墩之側頗娛幽  
賞社中分席操觚握手道古相得驩甚已而諸  
君子踵接取魁元成進士去者六七余愧雌伏  
如故尋英杰若仲履亦淹留東南菰蘆中仲履

乃築天都館奮其餘力娑娑二酉漁獵五車上  
攷蘭臺石室之緒傍採稗官野史之遺間及齊  
諧博物之記兼涉貝梵仙宗之旨凡可廣見聞  
資辯証而弘勸戒者皆以寄其筆墨意興久之  
成帙因名天都載余披閱再四不啻開波斯藏  
得珍珠船傳之通邑大都留之千秋百世亦執  
林中一勝事也仲履精制舉義兼工古文辭詩

歌在開元大曆間書法允稱王趙入室弟子豐  
城未剖延津可待意金馬玉堂之署終當以簪  
筆策勲勒不朽業而茲集其前茅也知仲履者  
不盡於此而此亦可知仲履一班已余讀斯載  
而有感焉昔沈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季讀書每誦其言輒覺眉宇間有生色頃棲息  
謝山唯是借讀書以破窮愁而送日月亦著有

謝山暇錄十餘卷以方仲履所載殆如夜郎王  
視漢孰與我大不勝慙縮而仲履課許可行然  
余遜仲履且欲焚君苗之研未敢示人也異日  
者仲履主盟詞壇以椽筆建旗鼓倘余不佞獲  
稍以偏師佐焉或更相得驩甚不第若曩日之  
分席操觚握手道古者哉未審仲履肯許我否  
秣陵友弟黃應登撰



天都載引言

凡載有二其精者以豁性靈而其粗者以廣聞  
見則精粗咸其自取耶仲履問業天都暇則究  
及群書搜竒抉秘有所得則筆之久成一集瀚  
浩宏博天地之竒觀也古今之異常也人物之  
變態也無所不有亦汗牛充棟乎然仲履用  
物宏而取精多也其門下士曰吾將殺青以懸



國門令海內盡知先生也余輒然曰若以此知  
亦幾于耳食歟夫爾先生之才之品自有其知  
者在惡用是為知知也則此窺爾先生之一班  
耳  
社弟曹以植題



天都載自叙

余生平於物鮮嗜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  
齒名自對客斲杯外手一編始快餘拙不  
能事事遂無所事一人恒呼以三事先生  
余亦漫應之不自知其迂也頃讀書天都  
館先世藏書悉度其中無異務觀書巢嘗

自嘆曰昔王修家不滿斗斛而聚書數百  
卷余殆類是乎制執暇披閱所藏第慕稚  
川之紬竒乏佐公之暗錄是虛徃虛歸徒  
以精神救耳始遇會心處載而識之唯是  
闡忠貞昭勸戒資考証三者具矣而異蹟  
竒踪九流百技非所習聞者亦附之以廣

聞見所不逮而勸戒之旨居多大都論次  
其所覽睹及聳於長老先生言或目擊而  
概於衣者非臆說也隨其先後無復篇目  
倫次意欲倣景靈隨筆故事一而五之緘  
之家塾令兒輩知余嗜好是在是庶幾一寓  
目爾寧自廁於前賢稗官家言挾藏二酉

窺秘六庫揚於風雅之圃品藻得失之林  
者哉即在家塾吾且思禔供白蟬之食已  
尔而一二知己梓而傳之母迺悅焉醜之  
嫫母憐可憎之敦洽乎梓既成以告余非  
余意也而叙之者何叙所繇載意也



天都載一卷目錄

周天佐忠節

華岳忠節

胎卵濕化生之異者

論庚申外史雨魚事

浙江鄉試雨變

趙母見菖蒲花併物類相感志有數種

天中記遺趙母菖蒲花事

相有相影嗅氣聽聲手板花押等法

瞽能認字辨寶玉婦人妍媸

馬墨牛黃蝶粉蜂黃魚墨羊哀狗寶鷄棲鷓鳥錦  
綬

羅狀元父與吳生同年月日

不食子物有得子報 人魚

人化魚 魚化人

魚有聲 一名兩物同

一足三足禽 著青瑣高議名氏

睡蓮夢草夜舒荷望舒草合歡草守宮槐胡椒芙

渠菱芡蕤華人柳枯樹復生

辨李德裕冥數論

歲蘭月竹棕櫚筑陽孤竹生異藁莢朱草知旬朔

桐黃楊芑菰芋藕芍藥皆知閏

僧贊寧博洽

石鱉害苗啣題魚飛化石

五湖 武侯所著書

黃石公書 變化論

石蜜數種

辨孫叔敖名

木工蒯祥

物能食火與鐵石

物食銀

實竹曲竹

李贊黃辨茶

交讓樹

論犀犬

鱉蛤之異

物類係氣機相感

祈雨祭風

父子同名

天都載卷之一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嘉靖間御史楊爵以建言逮繫時閩中周天佐在郎

署間上書論救

世廟怒下詔獄杖六十與爵

同繫三日竟死獄中後亦以遺詔贈周光祿少卿



其忠節足述而兩朝憲章錄二陵編年史嘉隆聞見紀皆缺不書余故特志之

余觀楊用修餘錄云宋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抵韓侂胄侂胄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及宋諸臣奏議極詳備而岳奏不與用修蓋傷忠貞之湮沒也余觀一統志池州人物亦不載岳獨何壁古今人

物志畧載岳有文學尚氣節武學生狀元及第感時事上書忤侂胄杖死獄中

萬物之生不越胎卵濕化四者余觀載藉中有宜卵而或胎及孕育之異者漫錄于此鱗蟲多卵生而草木子曰海沙魚胎生禽亦皆卵生而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鶴經曰鶴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何燕泉云諸蛇中惟蝮是胎產博物志曰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生子寤語曰諸魚

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魚種始  
成趙辟公雜說云鰻鱧有雄而無雌以影漫於鱧  
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鬚鬣而生故謂之鰻鱧代醉  
編曰鱧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  
沫所化採蘭雜志云蚊投水化為小魚小魚不獨  
魚子生也兔望月而孕函史云兔自有雌雄不專  
視月陶隱居又云兔舐雄  
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  
謂之兔燕泉云鷓鴣蒼鷓亦吐生玄覽曰蝦蟇聲

毫而孕

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

魚子生也兔望月而孕

函史云兔自有雌雄不專  
視月陶隱居又云兔舐雄

抱鼯鼠飛生續博物志云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  
首四足飛而生子即隨母之後婦人有難產者以  
其瓜置胸腹間立効虫異賦云鷺以目而取胎鵠

即雌鵠

以足而得孕鵠之抱以影夢餘錄又曰鷺相

逐而孕鵠擊目而孕孔雀聞雷而孕函史云烏傳

涎而孕禽經曰鵠以音感而孕

鵠乾鵠也上  
下飛鳴則孕白鷓

相眡則孕

雌雄相  
視而孕

鵠鵠晴交而孕

相視而晴不眩  
轉孕而生雌

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  
鳴下風則孕

鶴經又曰鶴六十年

藜毛生泥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而  
 變化論又曰鶴影接而懷卵唐龍江曰鶴履跡而  
 孕其論鶴者稍異他如鴛鴦交頸野雀傳枝騰蛇  
 聽交老鴉過氣孔雀接影蝴蝶絡緯蟋蟻皆以鬚  
 為鼻交亦在鬚也造化之妙未有二氣不交而生  
 育者至若龜鱉無雄以與蜂蠶無雌取桑蟲或阜  
 子以化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鴿又物化之異者乎凡  
 鳥皆雄求于雌惟雀與鶉鴛鴦則雌求雄也

顧太初曰大智度論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胎化  
 二種生人道畜生四種生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  
 人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濕生人如揜羅  
 婆利。女頂上生轉輪聖王化生者劫初生時人  
 皆化生胎生如常人生是也

庚申外史云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天雨魚長尺  
 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亦災之異者而丘仲深世  
 史正綱書災異頗詳于是年止書夏五月大都雨



卷之一  
釐而獨遺此何也說者云萬曆丁酉楚府內宮後  
有長春寺遶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  
方丈忽龍起蓮葉隙間是日雨如傾魚皆乘水上  
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工部詩曰驟雨落  
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乾坤大矣亦何所不有古  
今正史所載天隕魚事亦不少漢書鴻嘉四年隕  
魚於信都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于鄆  
州故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輟耕

錄曰志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述異記曰雍州  
雨魚長八尺寸許可槩視爲河魚散落乎

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  
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令逐之諸生閔然擊以硯礫  
按察走匿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忠宣大夏曰  
非制且雨勢驟必晚霽乃令一武弁立案上傳呼  
諸生自度試日可決第者留否聽出諸生如公言  
出者雲湧監臨懼以爲虛無人矣雨止請燭者尚

九老章  
八百人衆皆喜忠宣之處事鎮定敏捷如此是科  
得王新建守仁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事載忠宣  
年譜

異物類苑云趙隱之母蔣氏于上澗中見菖蒲花大  
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享其富貴年九十  
四向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出物類相感志又  
見小說引物類相感志云南荒生蒂竹長百丈圍  
三尺五寸可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云子笋煮而

食之可以已創厲余家有物類相感志不載此二  
事古書殘缺可惜也又宋張季明引東坡物類相  
感志云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凡人血行而  
擁則瘡癩于虛穴處則生核謂之豐瘍豐瘡生也  
瘡差核亦消此又是一書

陳晦伯天中記菖蒲類載黃文濟見菖蒲花兆禍梁  
太祖后見菖蒲花富貴二事而不載趙隱之母事

豈偶遺之耶

東坡和子由盆中菖蒲忽心生九花詩  
曰有花今始信昔菖蒲亦見花不易得

古今稱相術奇中者甚夥至有相影嗅氣聽聲者則理不可曉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則貴而壽野語云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扇令耿嗅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又取妃嬪珠冠雜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耿聞聲知其必貴以

女妻之又夏震同周虎彭輅微時耿知其他日皆爲節度使一日耿謂虎曰吾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功名將由此顯矣後果如其言容齋隨筆曰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設聞錄云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

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聽其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斯皆相術中之異者

顧太初曰相術之中又有相手版相花押等法瞽而聽聲以知吉凶猶有聲可解至北史載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模書而知其字又癸辛雜

翻載張五星瞽而慧善辨寶玉能別婦人妍媸則尤不可曉也

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腦蝶有粉蜂有黃鳥賊魚有墨其墨書紙經年自脫詐偽或以書券也又有羊

哀狗寶 羊哀形如濕芋紙狗寶生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石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

層世亦鮮知者

顧太初曰侯鯖錄載蝶交則粉褪鶯交則黃褪二者非若馬墨等諸物可用為藥也又有雞棲不知

何狀又鷓鴣鳥嗉中有錦綬吐之長尺餘殺視之無有也

吉安羅文恭公洪先父循與福建莆田吳希由其生同歲月日而吳遲數時後二人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官俱止憲副羅以癸巳四月三日卒吳亦以癸巳九月卒但文恭舉進士第一人吳子名紳後爲德興教文恭贈紳詩有嚴君出處類爾翁生死悲驩歲月同之句載集中

支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不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遂蔬食終身又宋吏部尚書曾懋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雞鴨子鰻子臙子之類公信之旣久不食後娶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又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

數千雞雛之聲又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拔虎  
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後蘇云被攝證武帝進  
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可見食  
子類較殺生其類多其罪更重耳

函史云人魚長三尺不可噉引山海經鮫魚爲證余  
謂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別是一種非  
人魚也觀洽聞記可證記謂東海人魚之大者長  
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頭皆爲美麗女子

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  
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  
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  
又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晚泊望見沙中有一  
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微有紅鬢查命水工以  
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  
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  
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類人性

天者載  
卷之二  
有人化爲魚者史傳所載如徐伯又晉末江州人又  
獨角三人皆人實化爲魚也又洽聞記曰隆安中  
丹徒民陳性于江邊作魚簾潮去簾中得一女長  
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與語不應  
中一人就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  
簾中水人辱我今當殺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  
水而去奸者尋病死

有魚化爲人者搜神記曰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

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  
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  
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  
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  
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  
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  
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

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三峽記曰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堂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

亮問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堂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又駢雅曰橫公夜能化人異魚也述異記曰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卽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卽熟可治邪病博物志曰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魚有聲之異者珠鱉魚如肺比戶錄云魚之異者則醴水之魚名諸鱉是也

有目六足有珠南越志曰六脚而吐珠音如豚見則天下大

旱薄魚狀如鱸一目音如人嘔見則天下水鯢魚

如鮎四足長尾聲如小兒能上樹天旱輒舍水上

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吸食之述異記曰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

以名焉

一名而兩物同者王元美委宛餘編載之矣然有未

悉者附記于此如歌音曰繞梁樂器與笙侯相似

者曰繞梁楚莊王琴亦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扇

亦名莫難見鄴中記鷺曰白鳥見陸機詩疏閩蚺亦曰白鳥

見夏小正蟻曰玄駒見夏小正黑鯉亦曰玄駒見古璧名夜

光螢火名夜光見古今注月亦名夜光見淮南子鸞曰玄鳥

烏亦曰玄鳥雞五德田饒言文武勇仁信蟬亦五德陸機言文清廉

儉信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見梁簡文修竹賦豨豨名豕首

豨實亦名豕首見丹鉛續錄樹名蒲蘆脣亦名蒲蘆夏小

正果羸亦名蒲蘆詩果羸負之注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

辛夷見山海經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見拾遺蟲總類

名胸音蝨即蚯蚓縣亦名胸腮出漢書矢名忘歸

新序曰楚王載忘歸之矢草亦名忘歸陸士衡詩曰安得忘歸草酒名屠蘇

廣韵曰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障月錦屠

蘇路險名羊腸水經注名羊腸盤道三十六回水縈迴亦曰羊腸

後漢鄧訓傳所謂腸倉是也而元美又曰鷓名晨風馬亦名晨

風余見駢雅烏亦名晨風余讀本草諸書草木有

一名而兩物同者因并記之知母名兒草薯蕷亦

名兒草芫花亦名兒草半夏名守田童梁亦名守

田禹葭名禹餘糧赭魁亦名禹餘糧紫蓼名牡蒙

王孫亦名牡蒙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踪亦名鬼

督郵石楠名鬼目樗亦名鬼目枸杞名仙人杖厓

蕩山有董竹自死筍亦名仙人杖

顧太初曰酒名屠蘇政以屋得名耳障月錦屠蘇

非是屋也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辨以山海經爲畢方然

一足之鳥又有橐蜚焉山海經曰輪次山有鳧名橐蜚食之不畏雷有

跂踵焉有商羊焉又有三足之鳥爲瞿鴛爲酸鷓

蒙泉類博稿曰氣閉而藏橐蜚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鴟鴞晝盲而夜察

文獻通考於青瑣高議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近見刻

本以爲劉斧諒別有所據耳

草木有生之異者段公路曰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

晝復出於水面夢草晝縮入地遇夜則復出酉陽

雜俎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長一丈一莖四

蓮其葉夜舒晝捲又曰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

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捲魏明帝時合歡草狀

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玄

覽曰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而夕翕芙蓉渠

晝炕菱芡之華夜炕江南之蕤夜華江北之蕤晝

華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

日三眠三起皆生之異也至若漢昭元鳳二年上

林有柳枯僵自起生枝葉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榮茂咸和六年曲阿有柳倒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有死榆僵地忽因風雨起生興寧三年西昌縣有僵栗樹忽復起生則又爲帝王符瑞非生之異也隋開皇八年夏幽州人家有白楊木懸竈上十餘年忽生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條長二尺京房書曰后妃有專木什反立斷枯復

生是時獨孤后專恣仁壽四年秋河澗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華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又皆爲咎徵耳

李德裕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余見北夢瑣言德裕鑿新繁縣東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

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又賈氏談錄云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朝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丞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帝卽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吳汝

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沒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則再謫之事已先隱于夢見于日者之言矣

歲蘭每歲元日開花月竹每月生筍棕櫚按月抽一片棕每閏月則半片又遁甲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以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堯時有

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  
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蕘蕘觀之以知旬朔  
又瑞應圖曰朱草百草之精也日生一葉至十六  
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又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  
俊又在官則朱草生郊草木亦藉氣之靈若此宋  
僧贊寧筍譜載月竹筍其狀輕短叢生人不知食  
又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  
三黃楊之厄一寸蓋本遁甲耳玄覽曰芘菰之實

也芋之魁也藕之蒂也皆識閏者也黃楊當閏而  
倒長一寸芍藥當閏歲而華減艷

贊寧極博洽所著有物異相感志采經籍傳記物類  
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又撰僧史十卷徐  
鉉仕江南日常至飛虹橋馬不進寧曰下必有海  
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溷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  
斲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柳開守揚州後圃遇陰  
雨則青焰夕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

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  
劍乃古戰地李後主貢畫牛一軸畫在欄外夜歸  
欄中太宗問贊寧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蛻得  
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現沃焦山風燒嵐石落  
梅坼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現而夜晦余頃見  
俊林機要曰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  
如淚者立取和墨日中畫則日見月中畫則夜見  
似亦有理附記于此寧後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王處納推其命孤薄二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貴  
壽處納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毋  
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筮過門兩作避于  
茅簷甚久浣浴襪籍徘徊方去

年代錄云石季龍時利州綿穀縣山北溪中有石鱉  
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鱉無頭又湘  
潭記曰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鱉在案上視之  
乃石也郢異之取千題置箱中禱令石鱉銜之以

卜來事既而石鱉舉頭乃是沙州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湘州記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而理若魚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鬣首尾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臭因名之余祁邑赤嶺嶺麓有溪昔有人爲梁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張網山上其飛不過者皆化爲石遇雨則赤因以名嶺石鱉也而能害苗銜題魚水族而能飛又魚石互化可異也

五湖之說紛紛不一大抵謂五湖卽太湖者爲是太湖一名震澤一名苙澤一名具區周禮揚州之域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亦指吳又曰吳越戰于五湖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風俗通曰越絕吳范蠡乘舟于五湖書謂震澤底定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周禮揚州之藪曰具區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



區郭璞註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山海經曰浮玉山北望具區皆指吳太湖言也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十道記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回五百里故謂之五湖晉楊泉五湖賦亦指太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魏韋昭史記注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溇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謂

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孫奕示兒編曰謝良齋以侍講當夜直壽皇問五湖何處爲是公奏以漢儒謂五湖太湖別名爲是王濟之鑿謂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五湖之外又有三名曰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而吳人總稱惟曰太湖皆總指太湖言耳至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張美和羣書纂數以太湖謝陽湖一作射陽

洞庭湖

一名青草一名雲夢

丹陽湖宮亭湖

一名彭蠡今鄱陽湖

為五

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瀟湖太湖為五湖  
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湖裴  
駟注史記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  
者名洞庭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  
山下有地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  
脉十道記謂太湖下有地道潛通巴陵龍威丈人  
之所居也又或稱洞庭而楊用修慎又謂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  
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以上諸說終  
覺非是實太湖總名耳又楊用修引張守節史記  
正義以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灣為  
五湖考之史記正義注無此文而一統志又謂魏  
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瀟湖與太湖為五湖與史  
記注相反不知何所據也

余家舊藏有臥龍文集乃諸葛武侯所著共六卷凡

天都輦 卷之二  
七十六篇而出師二表不與焉其首篇論將權而  
其間治國待士之理具備亦講戎政者所不可闕  
高似孫論八陣有曰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  
一卷蓋指此

黃石公素書六章世傳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獲于枕  
中余讀之議論皆根極理道非如權謀術數類也  
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  
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

卷記一卷張良經一卷

變化論曰驪龍之目見百里織芥龍能變水人能變  
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  
見雨狗不見雪而埤雅曰犬喜雪記又稱蜀犬吠  
雪以蜀中雪少故犬見而吠此又何耶

王元美謂石蜜非蜜也引本草唐書及異物志等書  
證之大槩指爲今之冰糖而太平廣記又謂櫻桃  
爲石蜜鬼谷子亦謂櫻桃爲崖蜜齊民要術又謂

石蜜爲糖霜廣志又謂蔗汁爲石蜜程大昌演繁露亦謂蔗汁所凝其狀如冰而名爲石余甚疑之後讀王楙叢書始知石蜜原有數種張衡七辨云沙餠石蜜又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一石蜜正本草所謂崖石間蠶蜜又所謂乳餠爲石蜜者也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桃石蜜此一石蜜皆指櫻桃耳

王元簡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不知其名饒也余見左傳艾獵城沂注孫叔敖也則敖其名艾獵其字矣使名饒何以左傳不載顧太初曰東觀餘論載此碑跋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陸延枝說聽載吳有蒯祥者以木工累官至工部左侍郎食一品祿而王元美異典述載文臣異途有

工部左侍郎蒯義右侍郎蒯綱蔡信郭文英俱以  
木工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並無蒯祥名豈偶  
遺之耶

物有食火與鐵者原化記曰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火  
糞復爲火能毀屋宇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  
如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駢雅曰牛而虎文曰  
軫軫大而食鐵曰齧鐵墨客揮犀曰河州有禽名  
滑托狀如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

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  
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  
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銀亦有物食之者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嘯山云銀  
一百五十兩爲白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  
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羣然咲之越三年出守衢  
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  
兩亦於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

千五百兩此惟效親語人者

顧大初曰銀化爲蟻耳如晉庫中金化爲蝶亦是此類也

凡竹皆中虛而蜀江心繙石上出桃竹可爲杖其竹

獨實如木

廣南邛都縣與越雋俱出

凡竹皆勁直而東方有弓

竹屈曲如藤得木乃倚

李贊皇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却之明年

罷郡求得數角獻之李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辨石城建業水亦贊皇事

潯陽記曰黃金山有栴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

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

也

駢雅云交讓楠也

余見雜記載交讓樹出牂牁兩樹相

代而爲盛衰另是一種非栴樹也

蕘山孤竹笋生竹死相代不已

朱鬱儀變怪篇曰掘地得犬牝牡各穴而處名曰犀  
犬畜之富昌而搜神記曰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得  
牝牡犀犬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此又不  
知何說也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酒家買一巨鱉懸室中夜半  
常作人語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  
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太守楊廷  
誥楊時入覲以木匣載之行京師諸貴人皆見之

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庖人剖鱉中有鬼  
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  
皆具戶部遂斷此味二事見王行甫耳談余謂與  
隋帝史相之蛤同續西陽雜俎曰煬帝嗜蛤一夜  
見一蛤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一菩薩像後遂  
不食蛤夷堅續志曰史丞相夜見盤中一蛤有光  
取置几上焚香祝之蛤遂自裂中有二人形眉端  
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蓮花與世所事佛像

天者載  
卷之二  
一一般史飾以金玉送入佛寺奉之亦不食蛤此二  
味絕之可也

顧太初曰唐帝食蛤一蛤擘不開持至御前帝手  
開之中乃一觀音大士像與煬帝事類偶忘是何  
帝耳

雞司晨犬司夜皆氣機相感大觀本草云巽爲雞雞  
鳴于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石田  
雜記曰犬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

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薛文清讀書錄曰  
丑時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時雞亦鳴者陰氣動  
也禽鳥得氣之先若此

風雨天之行道家兵家祈雨祭風有以符呪者而張  
華感應志又曰羣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  
白毛鷄左翼剪燒之搖鷄卽風生揚犬卽風止也  
三寡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  
向地哭卽雨止有大驗



古父子同名者容齋隨筆載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  
王元美又載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陳心叔  
名疑又引漢書王侯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  
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

天都載卷之一終

天都載二卷目錄

國初文字質朴

江景房王方贊陰德

桃花源

趙閣學抗論

飛菟

花四出六出

孔廟稱先師所自

辨子規事

錢姓所自

蚊有虫化草化木化禽化

科試二議

水經續水經

五馬

含桃

鮭鱸菱脯

萬司寇偶合之數

一胎多產占應不同

持斗毋呪不食豕

謚避諱

冬月有暑症

弱水與流淥渠相反

杜子美溺于水

夢有無因無想

韓子與史記小異

物生之異

辨通鑑舉要非陳桎著

朝鮮國試文

木龍變化木椽化龍鳳畫僧并美女圖像顯異

畫中靈異

論畫中靈異

相以修德轉移

若耶溪風又宮亭湖神分風送舟

異水惟瓠與牛角盛之不漏

物知子午

雁水鳥不木棲

石雁

書緯當補入古樂苑

辨紀劉文靜之誤

物性益人又氣類相制

物類相食

物交非其類

物同產異種

解齒居晉黃

論親迎用雁

水之異者

水溫涼同壑

洪武二十五年詔

辨韓文公廟碑字

戴孟落帽事

水兆治亂

人化他物

人化虎九事當補入虎苑

貢土貢水貢冰

論犀角

蒲黃治疾

僧現神通

宮人詩

七香同出一樹

四季荷花

王三原愛惜人才

鈔文章總集

唐六如却宸濠

文待詔却宸濠

符宜臣却宸濠

畫學考試

王學士景仰撮書

王喬洞石木生枝葉

丘文莊釣臺詩

王喬師可木主好葉

王學士景仰點書

餘宜百姓氣氣

餘宜百姓氣氣

四季齊芬

官人精

謝黃公燕

天都載卷之二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讀宋學士濂洪武十年致政謝恩表其頌聖止云

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

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不至如近日過為諛

稱也因見先朝文字質朴其君臣士庶風化所尚大都類此

後裔之盛必由先德史傳所載不可勝紀如楊震四公袁安五公蕭瑀八葉尤其章著者偶閱宋初二公事漫筆于此夢餘錄曰宋初江景房者開化人當錢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歸宋時吳越地陜賦重田畝米三斗景房感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瘁矣乃沈其籍于河詣官自劾坐是落職訖

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皇朝類苑曰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贄謂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當循僞國法上遂從之方贄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淮覃鞏空淮之子珪爲宰相他亦多顯者二公事同而報亦不爽如此

淵明桃花源記說者謂中云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

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以爲淵明寓言豈有實有  
此處而不可尋覓者余頃讀石林翁巖下放言云  
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  
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  
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  
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  
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  
爲占據石林翁此說則其地至宋時已非復淵明

當日景象矣

趙大周貞吉亦是有用之才惜在位不久耳如庚戌  
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于朝言 朝廷養士  
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  
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  
不盡力効命况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  
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  
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

天者輩 卷之三 三  
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  
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  
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  
周之力也大周既論列于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  
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  
者卽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  
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略而百

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將  
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  
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楊  
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  
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業卽命帶僉  
都御史職銜賚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  
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印元宰銜恨不許  
論辨旣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旣出城

天都雜事 卷之三  
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  
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  
至明日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難不然  
則立爲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余讀芸心子曰飛菟應救民之德騶虞昭王者之仁  
草有指佞犀有觸忿白墮之酒擒奸王度之鏡愈  
疾內飛菟事人鮮知者飛菟神馬名日行三萬里  
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出宋書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獨六出亦不  
盡然郎仁寶曰土生物五爲成數故諸花皆五出  
巖桂秋生屬金四爲金數故四出又玉蕊花六出  
碧桃每枝亦有一二朶六出者又醫說云醫人李  
惟熙善論物理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  
六出必雙別記云冬至後陰極陽生故梅桃杏李  
皆五出夏至後陽極陰生故威靈仙鹿葱射干淨  
瓶蕉梔子皆六出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



出雙仁殺人失常故也

述異記曰東海郡尉于王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出號

六仙人杏

世廟改孔廟稱號爲先師其議本於成弘時程學士敏政至是始行之余讀宋本鶴山雅言云漢魏間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孔同廟後出周公而專祠孔子據此則漢魏時已有此稱不自程學士始也又讀我太祖御製文集有曲阜知縣孔克繇勅文中云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

又云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又封衍聖公孔訥誥文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又云今襲其爵以奉先師則相沿襲已久矣

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娥眉爲城郭江潛綿絡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

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悲之故  
聞子鵑之鳴即曰望帝非實變化也乃寰宇記云  
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于蜀  
始稱王者自名荃叢後王曰杜宇號望帝荆人鰲  
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見望帝立爲相望帝自  
以爲德不如鰲靈禪位鰲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  
爲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是我望帝魂也故後世訛  
傳爲古帝魂其實要當以蜀誌爲證蜀王本紀亦

與蜀誌同說文謂望帝自慚化爲子規不爲巢寄  
百鳥巢中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如君臣禮皆沿訛  
傳耳

彭祖陸終之子名籛

作剪古字同用

字鏗封于彭而宋王楙

引姓苑并論語疏以爲姓籛名鏗而本朝何孟春  
又引楸爲證誤矣後讀錢德洪彭祖庵碑記云姓  
籛名鏗歷仕夏商周爲國師在商封彭城伯故稱  
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

孚爲周文王師去竹氏錢爲吾錢氏愛姓之始余  
觀姓纂云錢姓出陸終後終生彭祖孫孚爲周錢  
府上士因官命氏其云爲文王師去竹氏錢者緒  
山又未知何所據也

李肇國史補載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于叢  
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樹皮裂蚊紛然而出宋景  
濂集云江南有子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  
泳去久則脫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櫛

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爲盧橘熟則綻蚊出實

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蟲母鳥

郭云蟲母似鷄而大鳴聲如人嘔

生池澤茹蘆中形類鳥鷄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  
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四類惟蟲母出蚊特  
夥蟲母鷄也因作逐鷄文

余讀徐叔明宗伯冰廳劄記云歲己未言官建議欲  
嚴加搜檢如鄉場故事下禮部題覆儀曹郎案呈  
欲悉從言官議高安吳公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

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就試垢辱於奴隸之手法誠密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朝廷不可使朝廷負士竟寢不行又云歲戊午上以太倉缺乏詔九鄉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高安公曰此朝廷

正朔欲令小民家至戶曉卽費不爲奢况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下擬旨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吳吏書議中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高安公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吳不能對然其議已徹上前矣是歲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此二事王元美別記科試考俱不載因記於此

天都叢書 卷之三  
余見小說引陸善長水經云江水源出玉輪山在西蜀是桑欽水經之外又有一水經也後讀姚寬叢語云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滹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滹自下滹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嘆已姚意亦與余意同余又讀餘冬序錄云陸禋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千

年而爲蛟然則陸善長水經其亦續水經乎  
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人稱太守爲五馬又或以爲羲之事又云謝靈運爲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又遁齋閒覽云漢制駟馬出爲太守增一馬潘子直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二千石亦右駮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未知孰是

西京雜記載十種桃內有櫻桃含桃二種按櫻桃禮記謂之含桃釋者曰以其在枝為鳥所舍故名含桃本草衍義云古謂之含桃可薦宗廟故王摩詰詩曰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是櫻與含總一種耳

世傳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舡音寡舡音侈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舡舡即今所畫獬廌論衡曰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用之又厨中

自生肉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穢名曰蕙脯五色線曰草曰蒲蕙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厨是也

萬司寇虞愷生弘治己丑三月十三日比登第初選無錫知縣命下之日乃庚子年三月十三日後為刑部右侍郎致仕命下之日又乙丑三月十三日偶合之數如此見渠自狀中

永寧中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守問郡人唐檀曰此

何祥也檀曰京師當有兵氣禍發于蕭牆果成閹  
顯之誅宋自建康元年至天禧四年一胎四男者  
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二自天聖  
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  
男一女者一占者又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  
民蕃息之驗二占不同並志之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長于數所善王生其子以罪繫  
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數推之當有赦矣翊日

遣其徒授以布囊七戒令往某處廢園伺之有物  
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  
往至晡時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置之大甕中密  
覆封以六一泥朱書大梵字誌之詰朝明皇御便  
殿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對  
曰此古無之惟後魏時嘗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  
惠可以應之什氏云惟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  
切魔臣謂莫若大赦從之其夕一星見七日如故

故至今持斗母咒者皆不食豕本朝徐武功有貞  
初下制獄引鏡自照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  
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覽鏡曰吾今  
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瞑  
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  
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無間  
寒暑闔門不食豕公亦自秘其術不輕以示人蘇  
州志載公治河時有僧相公宅日位極人臣然不

免伏法公大驚僧授以魔羅支天之法云非瀕迫

死莫誦後果獲免

魔羅支天  
卽斗母

宋王旦王曾俱謚文貞以避諱改文正惟李文正公  
與司馬君實范希文真謚文正本朝朱狀元希周  
自以避父諱遺言不願謚文後謚恭靖

余邴邑徐春甫精于醫博綜經史著古今醫統一百  
卷其搜集諸書誠稱該洽第其中辨吳球諸症辨  
疑冬月傷暑爲謬猶未當余嘗閱小說載洞庭葉



翁冬月遘疾幾殆羣醫咸以痰火治王時勉後至  
獨云中暑衆皆掩口時勉曰諸君莫嗤定是初寒  
服夏藏曬衣偶觸其熱氣耳問翁果然投以香薷  
飲而愈則冬月傷暑不可謂無也又卷首書目於  
荆楚歲時記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讀通考以爲宗  
懔著卽本草亦引爲宗著想徐君偶忘之耳

弱水不能載羽芥而述異記曰滄州久視山下出澄  
淥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流淥渠雖投之金石終

不沉沒故舟人以瓦鐵爲船舫二水正相反河圖  
謂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字賜禹佩渡北海弱  
水之灘史亦云禹濟巨海玄龜爲梁皆天啓神聖  
不可盡以爲誕也

劇談云杜子美客耒陽一日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  
水瀑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  
帝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  
爲白酒牛炙脹而死蓋實錄也而唐菴文傳云甫

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元稹撰甫墓誌曰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王洙原叔序公詩集云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沂沔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瀑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皆諱言之耳墓誌銘載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亦屬空墓誌

言嗣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子美歿後餘四十年始克葬又云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而襄陽耆舊傳乃誤云子宗文宗武遷葬偃師實未之考耳

樂廣以因想論夢云未有夢乘車入鼠穴者而搜神記載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題其名曰審雨堂是

豈有因有想者耶

窮神秘苑曰汾常叩古槐中蟻穴有一女子衣青引汾入見廳

堂題曰審雨則近怪矣云夢者是

韓非云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請漢  
間之地地甚瘠楚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叔敖地  
瘠再世不收故九世而祀不絕史記載叔敖死其  
子窮困負薪優孟歌于莊王之前莊王乃召叔敖  
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與前  
小異

淮南子曰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又  
雜志曰蚓無筋而能縮博物志曰落頭蟲以耳爲

翼蟻螬以背行快於用足草木子曰牛雖有耳而  
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記曰麀有牙不能噬

鹿有角不能觸鶩家有翼不能飛無足而能飛者

惟滕蛇聆鼠以尾飛鵲鳥以足飛獬以鬣飛蟬以

翼鳴砂揆子以身倒行砂揆一名苟子能倒行置

枕中令夫妻相好事見陳藏器象以鼻取水母借蝦視駮驢借鴛鴦走俱借

狼走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楊文貞東里集云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婺金履祥編

四明陳桎舉要起陶唐以下接手綱目又云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採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前編不復避經桎嘗爲之舉要余觀通鑑綱目前編起自唐堯以下接于綱目之前凡十八卷後又爲舉要三卷皆金仁山履祥編仁山門人金華許謙序之皆云金著不知文貞何據以舉要爲陳著也周伯琦序曰四明陳氏子桎甫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緝前聞凡方冊所載若盤

古至高辛氏紀其槩爲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名之曰通鑑外紀又自一書非舉要也文貞集中又載四明陳桎著通鑑續編二十卷起盤古至高辛爲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之事也此名續編與周序不合鄭仲璧瑗蝟笑外稿云考桎續編自陶唐至三代皆注云見金氏前編及桎歷代筆記筆記余所未睹意文貞所謂舉要新書者卽指筆記歟抑別

是一書歟附錄于此

余見朝鮮國試文其二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爲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爲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美光榮之心二說亦皆可味

湖州天聖禪寺相傳殿左右柱舊常剡木爲龍復盤其上殿西有池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元趙文敏爲錯龍盤記碑其

事久之一夕暴雨龍飛去三輔黃圖曰通天臺元鳳閣自毀椽桶化爲龍鳳從風飛去此猶藉木龍身而幻化若張僧繇畫龍點睛輒飛去尤不可解又僧繇曾畫二僧經亂裂而爲二唐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又緯略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真真百日卽應果如其言一友以爲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真真曰某南岳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

可住卽携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又幽明錄  
曰石虎時大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肩中此  
理皆不可曉

余見載藉畫中靈異者甚夥并記于此毛繪遂昌人  
善畫入神常至曾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  
畫一婦乳一兒於壁角而出遇夜有兒啼聲怪之  
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  
入口啼聲遂止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

每天將大雨卽生煙霧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  
爲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  
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  
之以鐵索鎖于柱唐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  
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  
通神佳手也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汗尊  
容張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鷓首側首向  
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江南道士厲歸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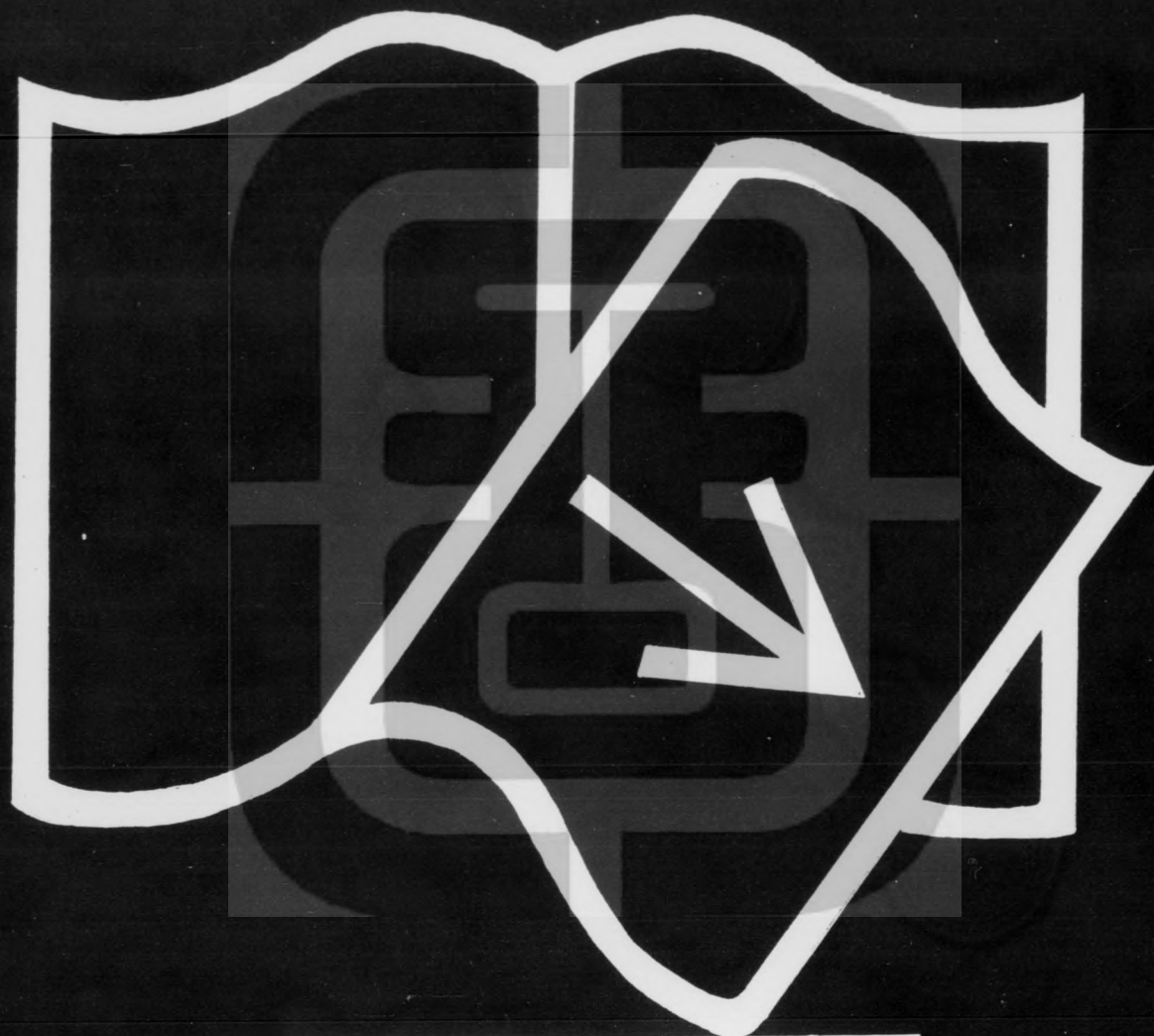
善畫牛虎兼工鷲禽雀竹綽有奇思常遊洪州信  
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製妙  
絕常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畫一鷄于壁間筆踪  
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棲止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  
遂于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踏破惱亂不  
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塗却畫乃已唐寧王善畫馬  
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  
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

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與變化俱  
也建中初會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  
治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  
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  
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  
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  
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墨缺  
方知畫通靈矣建康有陸漑患瘡醫療無效有顧

光寶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  
可虔心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窸窣之  
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瀝漑病乃愈楊子華  
常畫馬于壁每夜嘗聞啼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  
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  
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又却掃編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  
輩遠避宮洞于雪川長興成山寺作鶴飛而復歸

裴晉公身都將相豈盡憑相哉故古稱聖人不相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弘還之問所欲弘識其  
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  
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爲然呼爲鄭公風事見  
本傳又水經注宮亭湖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  
云分風爲二劈流爲兩又廬山記云宮亭湖神能  
分風上下船皆便又真仙通鑑云廬山有鬼詐爲  
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





缺 P21

分風送舟祈靈者甚衆樂巴爲豫章太守至廟卽失鬼所在

草木子云中泠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博物志云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瓠葉則不漏異苑云拘夷國北有石駝溺水滴滴溺下如飴以金銀銅鐵木瓦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惟瓠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盡得仙路史云西海島間水如脂而黑他物盛之皆滴漏惟牛

角可貯南海以煤野象塗少許於樹葉間象拂着身必遲廻不去崑崙奴亦塗身便乘之而歸若家畜焉

雞知子午而唳鶴知子午貓睛亦能貓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一名蒙貴亦名烏圓

陸佃云鴈性惡熱不過衡山以南地極燠人罕識雪故鴈向衡山而止殊覺未是蓋鴻趾連不能握不木棲又水鳥惟居於洲渚間書曰陽鳥攸居是也

衡山以南多山故鴈不度因有回鴈峰耳梁州誌曰鴈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名鴈塞大抵非水濱莫棲也故書於震澤紀陽鳥攸居

南康記曰覆笥山上有湖周迴數十里有一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異物類苑載石燕石鷄石山鷄石鷹而獨遺此何耶

梅禹金古樂苑載易緯春秋緯二條余見書緯尚書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

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此亦當補入

七修類藁載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有死于

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後閱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元年以少師華蓋

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余考之他書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

扶老強力

扶老狀如鶴面大作脯食益人氣力走及奔馬

倉庚止妬

格物論云倉庚

一名黃鶯一名黃鷓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鸚鵡一名黃栗鷓一名黃鳥一名黃袍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金衣公子梁武怒郗后極妬左右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倉庚為膳可以療忌梁武令郗后茹之後妬減半鶴糞能化石成塵龜溺能濡墨入石蟹膏

化漆成水蟾酥潤玉可割蝸牛涎去蝎毒

以涎圖之蝎不

敢去蜈蚣亦然

龍脂得火可以燃鐵駝糞煙可殺蚊蟲壁

蟲物氣之相制有如此岳季方雜言曰黃鳥食之

止妬紫魚食之止驕鷓居食之不饑酸鷓食之不

醉鮓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酸鷓三足鳥也

會耳食虎瑞應圖曰會耳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青嬰亦食虎一云黃腰服虎

駒犬食虎豹周書王會曰周成王時渠搜國獻豹駒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食豺豺食蝟扶老啖蛇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

嚙鶴懸鼠食郊牛獨食猿獒食猴

物有交非其類者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

近共浮水上事竟魚還水中蜥蜴還草中語見三

教珠英此猶氣類相近也至孔雀雖有雌雄將乳

之時登木哀鳴有蛇即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

能傷人蛇與龜交則產龜是螺蟲與甲蟲交也雉

與蛇交則產蜃是羽族與螺蟲交也

物有同產而異種者熊太古曰余過鵬窠姑吏指山

上一穴云昔鵬窠此生三卵一為鵬一為犬一為

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

此犬爲雕窠所生乃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東園  
客談曰北方凡阜鷗作窠所在官司必令人窮窠  
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有一狗  
取養之長則獻於朝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時鷗上飛狗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  
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耳若晉懷帝永嘉  
五年妓產一龍一女一鶩竇武母產武時并產一  
蛇送之林中後母卒有大蛇徑至葬所則人生他

物尤異矣若物產不盡如種類又其常耳齊民要  
術曰凡種黎一黎十子唯二子生黎餘皆生杜雜  
俎曰鶻生三子一爲鷗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  
造化權輿曰鷹鷗之子或爲鷗鷹夏雀生鶻楚鳩  
生鶻南海記曰鱷生子百爲鱷者纔十二餘或爲  
龜或爲鼈玄覽曰鴿亦產鳩鷹亦產狗鮎亦產鰻  
牛亦產鱗

文選養生論齒居晉而黃注不能解近觀醫說引遯

齊閒覽云倪彥及嘗宦太原府云彼中人喜棗無  
貴賤老少嘗置於懷袖間等閑採取食之郡人之  
齒多黃緣食棗故叔夜所謂齒居晉而黃是也吾  
子行曰晉地多棗人嘗懷之若粵人之噉檳榔則  
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六經天文編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  
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漪  
園先生筆乘云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

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以士而用大夫公  
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鴈禮耳若謂始親  
迎遽料將來如孤鴈先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  
加冠服義與此同余謂先生此說足破千古之疑  
矣又按白虎通曰贄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  
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大夫贄鴈取其候  
時而行婚禮用鴈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婚禮  
曰贄不用死故詩云雍雍鳴鴈言鴈生而後德具

也李涪刊誤曰鴈是隨陽之禽明隨夫所適也此皆足互相發明並志之

余觀載籍水有異者併記之郎瑛七修類藁云華亭

寶林寺

近見華亭縣志云寶雲寺

爲梁顧野王居地今尚像野

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方輿記蜀青城有水六時灑水以代刻漏陽時灑然而下陰時無晝夜凡六時灑水名六時水一統志載應城縣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如湯奮發其

熱可燻雞又思南府河南府孟縣攸縣四處溫泉與偃師縣鄆溪蓮池皆夏涼冬煖而南陽府裕州有煖泉二皆三時俱涼至冬則煖又四川梁山縣多喜山有雌雄二泉一名浴丹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左竭右盈

余郡黃山溫泉水同一壑而一半冷一半熱金陵有半湯湖亦然又一統志載巢縣有半湯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觸熱



即亟回

唐羅隱詩云飲水魚心知冷煖濯纓人足識炎涼

又載招遠縣寒

溫泉寧海州文泉又登縣湯泉即墨縣溫泉阜平

縣湯池

世傳吳王經此欲浴王患池水太熱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一溫一冷

靈臺

縣溫冷泉皆冷熱二泉同注奉新縣湯泉一溫一

沸撫州溫湯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

其陽水常沸盛弘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

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煖處白且濁江乘地記

云東南四十里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雜俎云句

容縣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淪雞皆有魚

交入輒死張勃吳錄曰丹陽江乘縣有湯泉冬夏

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

木濯之輒更鮮茂鶴山雅言云廬山靈湯院泉沸

如火煎四面盡冷

余讀傳應山鳳翔所刻

皇明詔令內載洪武二

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立皇太孫詔余考聖政記革

除編年革除遺事吾學編及通紀路紀等書俱二

十五年非二十九年也蓋因詔書內有自甲辰卽  
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之文遂誤刻不  
知自甲辰至二十五年壬申實總計二十九年耳  
吳原博寬集中有韓文公廟碑跋云此東坡撰韓文  
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亾此作不隨生而亾  
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  
手決余謂不隨生而亡亦自佳後讀江西布政司  
所刻文忠公全集亦作不隨生而亡扶亦作決又

見華承勛所刻妙絕古今此碑扶亦作決并志之  
世知有孟嘉九月登高落帽余讀太和山誌載有落  
帽峰漢神仙戴孟于此飛昇落帽于上下有石橋  
是落帽事不獨孟嘉也

臨淄有女水世治則流世亂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  
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太上四年又竭慕容超  
惡之燕祚遂淪及宋武北征又激洪流岐山周公  
廟有湧泉出故老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安

史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自後又涸至宋雍熙二  
年復湧出清甘異常水新豐鸚鵡谷水世傳清則  
太平隋開皇初暫清復濁至唐武德元年復清又  
荊州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乃不  
漏及穎胄亡復竭

人化之事如鯨化黃熊褒君化龍黃母化龜宣騫母  
宋士宗母俱亦化龜徐伯化魚晉末江州人與巴  
郡獨角俱亦化魚孫恪妻袁氏化爲老猿高平黃

秀化爲熊其他不可勝紀至抱朴子曰周穆王南  
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述異  
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又幾  
于怪矣

虎苑載人化虎如牛哀宣城太守封邵隴西李微一作

李積趙不易妻葉薦妻劔州李忠趙生妻李氏凡七

事而通考又載延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爲虎柳  
州左史因病化爲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

全化而虎毛已生元和二年商州洪峒治役夫將  
化爲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玄覽載隋開皇中霍  
州老翁化爲虎齊諧記載義熙四年吳道宗母化  
爲烏班虎太康元年江夏安陸縣薛道詢因病化  
爲虎食人一年復還家爲人後官爲殿中令史搜  
神記載長沙亭長夜避雨誤入伺虎檻中晨遇人  
出之尋化爲虎蜀檣杙載孟昶時有樵本罵母忽  
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告昶曰虎本山林之

獸而人化於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  
洪謀叛翼日發覺伏誅高僧傳載袁州山僧偶戲  
披虎皮於身形遂爲虎而心猶人也但不能言一  
旦餒或噬一人細視乃衲僧也心自思曰我以人  
爲不善活變爲虎今又食僧寧餒死弗重其罪也  
因仰天號絕忽皮落依然一裸僧走入佛寺向圓  
超上人曰某心有悔行願上人決之具言其事上  
人曰爾惡念爲虎善心爲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

爲虎虎得爲人矣僧乃奉教九事當入虎苑

南部新書曰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唐闕史曰藍田縣貢冰常在冬杪如藍水不冰則  
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

萬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淮南子曰犀角駭  
狐又有駭鷄犀離水犀見抱朴子又宋孝宗時鬻  
一犀帶者中有老人持杖形名爲壽星犀又九國志  
云海尚有鬻犀角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

一室楚馬希聲殺商取之逾月光遂滅夷堅續志  
云韓魏公犀帶中一片乃鹿啣花此皆奇物也

泊宅編載有一士人泔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  
撼之問何事不荅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  
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糝比  
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真者佳此可以救急  
症不可不知

佛法中不貴神通亦不廢神通要亦借以化俗耳如

鄧州老僧日食二鴟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  
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飧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  
盥嗽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  
士驚恠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衆乃驚異號曰  
鴟鳩和尚唐興元縣有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  
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衆入屍陀林以餅裹  
腐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  
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宋龔

明之中吳紀聞云有蝦子和尚乞於市得錢則買  
蝦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  
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一統志載宋僧志言居東  
京景德寺爲人卜甚驗仁宗以儲嗣未立密遣問  
之志言書十一郎付之後英宗以僕王十一子入  
繼人始悟焉有具齋薦鱸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  
化小鮮羣泳而去寶志大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  
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

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志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

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鱠殘魚此皆現神異以

警人者也

又句踐方斫魚爲膾聞有吳兵棄其餘於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亦名膾殘魚

又名王餘魚

游用之潛夢蕉詩話曰南寧伯毛公舜臣在南京留

守時被

命灑掃舊內見別院墻壁多舊宮人題

咏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

二句猶可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

廊字畫婉麗詞意淒然

凡花多香而獨密香樹其根幹枝葉皆香惟荅不香

成實乃香按此樹出交州今嶺南諸郡皆有之其

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

香浮水面者爲雞骨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繫實未

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

爲馬蹄香其實爲雞舌香七名同出一樹蓋珍木

也

蘭與桂花於四季者余嘗見之而四季荷花惟儋州  
清水池中有之其花四季不絕而臘月尤盛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冢宰時天台夏進士鏃以  
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鏃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  
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鏃急  
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鏃嘗以所爲文獻公公  
甚惜之命予勸鏃鏃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  
常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

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士故遣某  
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  
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  
公喜見於色卽遣官持手本引鏃送刑部又叮嚀  
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鏃去  
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  
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  
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



一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南部烟花記曰文章總集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十人爲御書生分畚鈔書此書今不見有錄本

宸濠蓄異謀每陰結天下知名之士遣人至蘇持重幣聘唐六如寅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

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羞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爾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文徵明不就寧藩之徵有病起遣懷二律潦倒儒冠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

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閑經時臥病斷  
經過自撥閑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  
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  
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新喻符宜臣力學苦吟尤癖於結字宸濠欲結納宜  
臣屬所親作詩諷以意宜臣因用韻荅之曰羹藜  
弗克虛厚味乃醜毒薦稿豈潤榻芒刺生重褥怡  
曠易處心牢籠豈煩促原獸走索羣山禽鳴待旭

遐想塵慮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深以成其志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  
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  
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  
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  
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  
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又試蝴

蝶夢中家萬里盡工戰德淳盡蘇武牧羊卧草蝶  
中皆良工苦心也

文皇卽位詔相傳爲王學士達善所草余讀學士集  
中有景仰撮書一編皆摭徃行而論其是非以爲  
世訓其人品非庸陋者比故孤樹哀談云卽位詔  
非王所草聞之先輩實景學士筆也復齋日記曰  
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旨任之以政不久而  
黜此又不知何據也

都玄敬曰新安縣有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破之木  
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衆石皆然  
洞上二木亦皆化石一木復產枝葉予親見者使  
人向予言予安能信碑言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  
化爲石此說得之余謂土木年久結爲石卽程氏  
遺書載人化石七修類藁載鐵樹開花穹壤間類  
此者尚多不可盡指爲丹化

丘文莊濬題釣臺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

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意傲而  
韻險

天都載三卷目錄

宋林節士

屈氏未見錄中佳語

古人不忌白

物有別名

水土生物之異

無腸公子

古以鳥以蟲以別獸以天文以地理以草木名馬  
前輩引拔人才

軍中失所佩印

陸公耿介

千歲之物變化

家雞雉雞之別

呼盧祝石靴迹入石泥神起烟

炭與石驗陰晴 辨綱目非缺漏

方竹 黃花屬土開於季月

唐書當從舊者 物類之靈

退之火靈庫其子亦為狀元

治蜈蚣入腹二法 相雨雪

鳥重別名 雁糞入藥

鳩偈 水有神宰之

客稱林逋十世孫

陸羽所著書異

羊馬駝牛象之異

辨方正學之誣

樹上生人

解治蜘蛛毒旋覆根能續筋

異石異犀 天中記遺顧旃事

火浣布有數種與石絨異

字同而音讀異 鬼神隨人念轉移

生祠自始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

敵爲虎形

洛陽橋得名

人貴有及物之仁

溫公不爲四六

物化祭柑化鵝水成孕化人二蝦異化

脉歇至無害

物形異者

李筌辨異氣

廉頗扁鵲二墓之異

青田核螺殼二異物

宋之南京應天府

實心爲政獲神助

雁宕瀑布太白山鐘石落膊石風雨之異

年號字畫有關識兆

改名關識兆

磬石由清河進則不協律

竹中有人卵生人氣生人

衣上出火吉凶不同

潮汐因地不同

書冊所始

烟脂所始

辨員字音

辨乙非注

款乃

一字二字三字四字紀元

一字二字三字四字

焚

辨員字音

辨之非出

書冊

歐韻

因射不同

市人

學

半

初

天都載卷之三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宋亡草茅堅臣節者如鄭思肖謝翱張弘毅龔開與

唐義士珏林義士德暘宋遺民錄及函史所載諸

公人皆知之余見袁初所撰宋林節士傳人罕知

者因錄于此處士姓余名夢魁字叔梧世家遂安松林少博學慷慨饒大節弱冠舉省魁會伯顏入臨安乘輿播越未廷試而罷時故相陳沂中倡義衢信間處士得檄躍然散所貲部四方壯士三百與開化魏亨中同應沂中兵誓共獎王室已而聞文天祥起兵溫州遂互爲聲援欲求趙宗室在吉安者立之以樹民望未幾沂中兵敗于信州天祥被執北去亨中以憂歿處士仰天慟曰天乎宋室

滅矣吾何以生哉所親或勸之陶潛不歿晉室君未祿仕與在位異胡歿爲乃匿姓名遯跡瓊瑯山中自號山間人大書宋林二字鐫于石志存宋也元旣取天下詔求遺賢浙行省梁僉憲以處士應詔遣使束帛來聘處士對使者曰亡國之臣國危不能救君亡不能歿縱憐而用之何裨新政願得追遺躅于巢許幸矣三年聘復來對使者詞益峻竟不可奪而止嗣是惟灌園課讀緘口天下事年



八十終于家臨革零涕謂家人曰吾家世受宋恩志存呼一旅光復舊物柰何稍張輒什竟賚志以歿今已矣其題吾墓曰宋林處士且戎狄亂華古無百年運汝曹俟聖人出乃仕子孫遵遺命始終元祚無干斗祿者 明興諸孫道用以貢知寶雞思寬以進士爲御史後先振振未艾說者意處士之報云袁初與思寬俱永樂乙未科進士後思寬裔乾貞者萬曆中亦爲御史

屈諫著未見錄中亦多佳語如泰太也世治太甚而將反也故聖人處泰而益懼又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毋氣虛則子氣洩也又曰貧賤無富貴之欲者吉富貴忘貧賤之憂者凶又曰五行之氣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興而金必竭况一衰而二旺乎諫又著答客問一書其中商確時務亦多可採是必留心經世者王元美曰嘗見孫兆孺言永順永靖二宣慰西陽宣

撫之民至今尚冠白巾云爲諸葛武侯服孝後閱  
避暑錄載所覩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  
以爲蜀人爲武侯服所居深遠者遂不除武侯道  
行于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奉武侯像  
不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余後觀程大昌演  
繁露略與元美引避暑錄同乃知古人不忌白非  
爲服也程云隨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

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  
白紗隋時以白帽通慶吊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  
巾晉着白接籬竇苹酒譜曰接籬巾也南齊垣崇  
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恠古  
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  
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本居士野人  
所服魏武造帽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  
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

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先驅巾拂塵  
 吳兢樂府要解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  
 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  
 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紗為衣古  
 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  
 服如裙襦鞵皆以白眎朝聽訟接見賓客皆以進  
 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  
 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

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或著白  
 巾釋者曰為諸葛武侯服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岷蜜櫻桃也太

平廣記又謂櫻桃為石蜜廣志謂蔗汁為石蜜謂

橄欖為南威

又云橄欖獨根東向枝曰橄欖南威南向枝曰橄欖

爾雅說文謂

筍為竹萌為竹胎西陽雜俎謂石蜜為丹若傳玄

賦謂宜男花為令草又傳記謂棗為木蜜太平廣

記又謂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葉皆可生噉味

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  
之前煎以爲蜜味倍甜醲

水土有生物之異者佛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國人  
候其欲萌乃築墻防外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之  
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  
便逐水草是土生動物非犢羊比也吳越集曰余  
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蠶人入海取珠者得  
珠子樹數擔樹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于樹樹生

于石蠶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范志能虞衡  
志曰石梅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如枯梅石柏  
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二種俱生海中根  
皆化爲石是水生植物不獨珊瑚樹也

蠃爲無腸公子蝦蟇亦然衝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  
屬也

古名馬有以鳥名者白鶴蜚鴻神鳥黃鵠紫燕銅雀  
雞斯有以蟲名者白蟻絲蛇龍子龍駒翠龍象龍

啣蟬奴有以別獸名者翠麟翔麟紫野麋蛾鹿飛  
兔白兔赤兔獅子驄有以天文名者奔霄騰霧驕  
霜晨風追風追電赤電浮雲皎雪凝露飛霞趨日  
驄旋風白月影白忽雷駁碧雲赭發雷赤有以地  
理名者絕地青海驄决波駟有以草木名者丁香  
桃花玉花驄九花虬百花輦三花駿

楊文貞士奇云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  
爲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夔夔書榜是時周伯琦雖

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爲上所知識日令篆書宣文  
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夔書宣文  
閣榜夔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  
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  
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  
臨事明于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  
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

國朝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 御璽及各王府

之實用玉箸篆惟總兵所掛印文用柳葉篆往大同叛失總兵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請給新印時鄭端簡曉爲職方主事白郎中請改柳葉篆文或增減字或稱別將軍恐原印在叛軍處行文奉報眞僞難辯多誤事往年胡忠安公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時乎郎中不聽

陸容少美丰儀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

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鄉薦時年二十四其介持如此故公後憲廟時爲職方郎嘗䟽阻征安南又䟽西域進獅子不冝受又阻太監李良乞陞 敬皇帝登極䟽論八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政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叅政尤有聲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中華古今注曰  
千歲龜常有白氣起道家云虎千年則不蛻而角  
生漢中山有虎生角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千歲之樹精  
爲青羊古今註曰鶴千歲變蒼二千歲變黑所謂  
玄鶴也搜神記序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  
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龜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  
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抱

朴子曰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語  
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抱朴子曰鹿壽千  
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列仙傳曰鹿一千歲爲蒼鹿  
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獸經曰熊  
五百歲能化狐狸三百歲善變人形李白集云乳  
窟玉泉交流中有蝙蝠千歲體如白雪蓋飲乳水  
長生也

家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雞旣鳴而後鼓翼者三

天都雜錄 卷三  
九  
雄雉有冠煑熟仍紅家雞則不然

世言呼盧有神卜富貴可徵昔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語哉欲富貴可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故曰五木之祥呼盧信驗矣余又觀獨異志云中宗爲武后所廢仰天而嘆自拋一石于空中祝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掛不落又漢元后在家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取之石剖爲二中有文曰

毋天地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庄曾踐二石靴迹見于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又冊府云晉高祖在晉陽時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廉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乃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之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烟觀其



噴湧甚于當時可知矣然則石與泥豈果有神乃  
神露其機緘于此耳

石潤知雨以金生水爲水母故而感應類從志曰以  
炭與物稱使輕重等懸室中將雨則炭重天晴則  
炭輕蓋炭體本枯陰氣易入較他物亦先乾故輕  
重可驗耳然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  
旱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物類相感也則  
石亦有燥者

綱目考異曰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西域求佛書  
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莫不悉書况  
漢明求佛書啓覺端獨缺漏不書所與趙納三書  
云未及細看者蓋此類也余以爲綱目之法重首  
惡紫陽蓋不欲以首釁累明帝非缺漏也佛法入  
中國久矣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  
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劉向列  
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

佛經則知漢哀成間已有佛經矣班固匈奴傳曰  
霍去病過焉者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注  
云卽佛像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  
降得金人之神上祠之甘泉祭不用牛羊惟燒香  
禮拜依其國俗又元壽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  
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知武帝時已  
有佛法矣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  
作中天之臺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

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薛正巳記仲尼師

老聃師竺乾

李涪刊誤曰李商隱爲文曰仲尼師老聃猶龍不知聃師師竺乾徵之周

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

則知周秦已有佛法豈待

漢而始有哉由是考之明帝非首開纘端明矣綱  
目非缺漏也彼傳奕韓退之皆謂佛自漢明帝時  
始入中國蓋論其顯然者耳

余祁邑不老山相傳彭祖煉丹于此石竈尚存山出  
方竹甚奇亦僅數武餘皆常竹後閱北戶錄澄州

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融州亦出大者數丈又引正聲集云南方有方竹杖白蟬噪其上陳貞節嘗咏之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如削可爲杖花之黃者多開于土旺四季之時春季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黃菊冬季則臘梅土之色各季見于一花亦不違其時也

青瑣高議云余讀新唐書韓文公傳云公患鱷魚爲害作文以牲投惡溪之潭翼日群鱷相隨而徙于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斧蓋疑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能入三十里內爲患意其近也余考舊唐書云公令人以牲投之秋水呪之以文呪之夕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日秋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魚患又讀宣室志亦曰公爲文告之是夕暴風雷起于湫中聲動山岳迨夜分霽焉明日里人視其秋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鱷亦隨而徙焉與舊唐

書同此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司馬氏

修通鑑悉據舊史而于新書無取焉良有以也

蛇蟠向壬鵲巢知歲又曰鵲巢知風之所起燕知戊巳鶴知夜

半睢鳩有別虎知衝破又善卜狼亦善卜又善視

巨喙善驚善避矰弋彈射蜚娘善轉丸莊子謂結蜚之智轉丸鹿善

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鴛善書印即啄木鳥食木蠹遇

符而蠹自出成鷓鴣善勅能勅水故宿鳩善禁呪

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鶴善符鶴有隱巢

木鷲鳥不能見又有長水石故于巢中養魚水不

涸本水鳥覆卵時數入水冷取礮石周卵以助煖

氣故術家以鶴雛善聽再接狐善疑狸善搏鸞與

巢礮石為真物鶴善舞鸚鵡鵠善言螺羸善祝駝知風又知水

脈獺穴知水識水高下蟬蛸曉潛運日知宴陰諧

知雨鳩毒鳥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宴靜無乾雀

知來猩猩知往駢雅曰白澤角端能言獸也歸終

知來獸也象知地虛實蝦蟆以端午伏水草而不

鳴鳥雀以七夕集林木而不飛瑋瑁以甲子庚申

丹都集 卷三  
日閉口不食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又有  
君臣烏有反哺之仁鵲鴿有友悌之愛隼有憫胎  
之義羊有跪乳之識鴈有啣蘆避矰之能牛有結  
陣却虎之勇又牛初生則拜四方物類之靈若此  
韓昌黎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用硫黃末攪粥飯  
啖雄雞不使交千日烹之名火靈庫公問進一隻  
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  
銀車貽笑于世昶亦登第見語林二子綰袞俱擢

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  
袞者又何孟春序錄云公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  
人二事人鮮知因錄之

蜈蚣入腹最難出頃見葉繼熙臨桂雜識云一人夜  
炊火有蜈蚣在吹筒中驚竄入喉漸下胃膈用生  
雞血灌之少選更飲以生油盞許遂惡心蜈蚣并  
滾油血中吐下續服雄黃水獲安又聞吳人張冲  
虛醫多奇効有道人炊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

天都雜事 卷三  
腹痛不可忍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盆中  
令啜之良久問其痛少定索生油與嚙之須臾大  
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  
腹則合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又物類相感志  
云蜈蚣畏油

黃子發相雨書曰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  
不論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趙雪州曰  
凡遇戊午巳未天必變或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可

免餘宿不可免又見小說云雪多作于戊巳日間  
或作于丙丁日吹劔錄曰戊辰巳巳戊戌巳亥日  
爲木頭點土須陰雨此語田家五行諸書俱不載  
因錄于此然雨雪豈可以時日支干度耶卽驗亦  
偶合

鷺卽燕一名鷺鳥一名鷓鴣一名天女一名馭一名玄

鳥又鳥亦名玄鳥雁一名朱鳥螢亦名丹鳥

鳧雁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

隨其糞出入藥功力倍勝

鳩雄呼晴雌呼陰禽經曰鳩拙而安鷦巧而危

鳩一名拙

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鷦一名巧雀又名巧女取茅秀為巢刻以縑麻或一房或二房懸于蒲葦上枝析巢敗誌公鳩偈曰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法苑珠林曰太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

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

污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又見輟耕錄

載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

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

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中書省遣

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而

縉紳脞說亦云太守造畢或旋旆少遲則示風雷

之變或見鷲獸毒蛇水魅焉搜神記曰武帝徙南

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

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水

經注曰河東霍太山有岳廟甚靈泉以供祭

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有候曇山上有  
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  
甘泉湧出周用則已謂神明宰之良然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客稱林逋十世孫以詩求見太  
史與之坐少選入取一編授客乃和靖傳也客讀  
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大史咲曰君自是  
問花草非孤山梅樹枝耳余讀宋史逋本傳云逋  
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六年頗介

藜自喜

陸羽一名疾字鴻漸一字季疵疵一作庇其先不知何許

人景陵龍蓋寺僧姓陸于隄上得初生兒育之遂  
以陸爲氏又李肇國史補云景陵僧於水濱得嬰  
兒育爲弟子及長不知姓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  
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與前  
稍異竝記之所著有茶經三卷人皆知之然其所  
著尚多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



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潮州刺  
史記三卷占夢三卷

羊馬臥而起必先前足屬陽也駝牛臥而起必先後  
足屬陰也羊馬駝牛前足屈後後足屈前惟象似  
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胸與他獸異牛食  
多臥病則立馬食多立病則臥駝臥胸着地而後  
高象臥臀着地而前高故駝交背相向象交胸相  
向也

奉天靖難記載

成祖起兵至卽位時事頗詳第

中多非實錄如謂

成祖入宮指烟焰處謂方

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所爲也汝死  
有餘辜孝孺稽首祈哀乞憐遂命收之此等語豈  
可傳信千古使孝孺果爾又何至有赤族之慘

伊尹生于空桑誕也老楓變爲羽人幻化也而海中  
有樹能生人者會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  
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岫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

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身脚  
若著樹枝其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即死與通考所  
載同朱鬱儀玄覽云大食之西有嬰彌之樹見人  
善笑摘之則稿蓋指此五色線云海中有銀山生  
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  
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時則死明  
日復然

朝野僉載云治葛食之立死有治葛處即有白藤花

能解治葛毒

餘冬序錄云有野葛之地必生薤葉  
又引草木疏云治葛有大毒以薤葉  
汁滴其苗當時萎死山羊食治葛苗即肥而大而  
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北戶錄云薤葉  
葉如柳性冷味甜陳藏器又云味甘平  
無毒本草云治葛用羊血土漿解之

鳩鳥食水

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

鳩食蛇之故又云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

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

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

一失

天都叢書 卷三  
余祁謝方伯瑩得一石子時則中現一鼠形十二時  
變現不爽其石后焚于火余嘗聞于故老心竊疑  
之後見小說中載張侍郎九成蓄一犀帶中有月  
影過望則見皆感天地精氣而成者則石之現形  
亦此類耳

天中記狐狸部載搜神記數條而記中顧旃事不載  
因錄于此記曰吳都顧旃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  
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古冢穴見一

老狐蹲其中前有書一卷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  
較大昨殺之取書視之悉是奸人女名已經奸者  
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在書次

火鼠冰蠶世之奇珍然火浣布原非一種玄中記曰  
南方有炎山四月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三月火  
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  
燃草木落葉如中國寒時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  
月行過此山下取木以爲薪燒之無盡時

燒不成  
炭炊熟

則灌滅後復更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又曰剝木皮以灰煮

用如此無窮為抱朴子曰夷人取此山木華績以為布又有火

鼠其毛長三寸亦可績以為布蓋三種焉高似孫

緯略曰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藝之木皮改常試之

累驗又載杰公至市見貨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

此布二是績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

之異公曰木堅鼠柔是可別也后讀岳季方正雜

言曰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

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余聞姑蘇有一家有火

浣布艤舟求觀得見正白作綵色試之果然豈石

絨歟十洲記以為火穴鼠鬣千斤一丈者妄也余

謂石玳別是一種而指十洲記為妄者非也

余嘗讀書史中有字同而音讀異者小說中曾記之

有未悉者余為廣之聊記于此星宿音星秀二十八宿是也

番禺音潘愚廣州縣名欵乃音靄襖俗作襖靄者非舟中歌聲瀧水瀧音雙德

慶府縣名万俟音木奇句讀音句豆點袒免音但問泪

羅 一音博羅縣名 牂牁 音臧歌 冒頓 音沒突漢 可

汗 音充寒漢唐 閼氏 音烟脂匈奴妻也 角里 音祿里四 龜

茲 音丘 曹大家 下音姑 已上玉篇者月氏 氏音支 身毒

魯般 下音班 樊於期 於音烏 嫪毐 音勞 酈食其 下音

寧馨兒 寧去聲 僕射 下音夜 姑射 下音益 盟津 上音孟 國

土 下音度 陶甄 音堅又音真 增繳 下音勺 枹鼓 上音敷 琅邪 下音

邪谷 上音耶 綸巾 上音綸關二音皆可 犧樽 上音梭 率更 上音

盤飧 下音孫 矛盾 食音春蝨切 黃能 下音奈 委蛇 下音移

於戲 音嗚呼 尸解 下音單 般若 音鉢惹釋經 衆生 上音中釋經

落魄 下音託 隱几 隱去聲 野燒 燒去聲 毋丘 上音濟陰縣南

龍兌 下音趙地 方輿 音房豫趙縣名 糊塗 音突 鷓鴣 音鷓 遠 去聲遠害

朝涯 音移 此 息音箇切楚詞 祆 音軒胡神也 扁 音顛牌

殷 鳥關切赤黑色 溺 奴料切沛公溺儒冠 宿留 音溜 相宅 上音掘

臣射讓地尺許 音地 揖厭 下音葉推手日讓 亡慮 上音無

倒景 下音影 耐可 上音能 詐諛 下音亦詐也 郎羅 下音人稱父日

隆準 下音拙 休告 下音 骨朶 下音都 阿訶 上音兀 齊衰 衰音

扶服

匍匐

曲逆

去

睚眦

鬚

谷蠹

梨

墨尿

瘕

函谷

咸

無射

射

滹池

音鳥

疆場

益

紫星

上音

角亢

剛

咎繇

音皋

金日碑

密低

受釐

下音

休屠

儲

先零

邑名

選懦

軟

提撕

西

滑稽

上音

椎結

髻

戲下

上音

隆慮

音林

又容

叁二

筆曰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  
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焉  
翊之櫟陽為藥陽蓮勺為輦酌太原之盧虎為盧

夷上黨之沾為添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  
郎南陽之酈為擲堵陽為者陽鄴為讚沛之鄴為  
嵯鄆為多清河之郟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  
陰之宛句為寃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  
皋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琅邪之不其為不  
基東東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丞陽臨淮之取  
慮為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闔末豫章  
之餘汗為餘干梓潼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徙為

斯益州之味爲昧金城之允吾爲鉛牙允街爲鉛街武威之樸剝爲蒲環張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支西河之鵠澤爲桔澤伐郡之玃氏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起廬令支爲鈴祇遼東之番汗爲盤寒樂浪之粘蟬爲粘提蒼梧之荔浦爲肄浦交趾之羸樓爲蓮萼九真之都龐爲都聾目南之西捲爲西權淮陽之陽夏爲陽賈魯皮之蕃爲皮皆不可求之于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演繁

露曰虹縣今宿州屬邑今讀如繹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卽與今呼不同

語云一念善景星慶雲一念惡妖風厲鬼此皆實語雲谿友議云李常侍續分陝之日間登城樓遙見二僧抱秩從寺門而出有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恣拋沙石作旋風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

天都叢書 卷三  
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重參戒善惡必知二僧  
既還益加惕厲

猗覺寮曰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余  
讀演繁露曰生而立廟誰當享之而于公聽之不  
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  
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  
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非始於于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曰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  
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拓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  
繩瀉水注甕中焉辨淄與渾巢父不洗耳後世有  
何稱說者謂其答蘇武書爲六朝人代作余謂此  
詩亦然

虎嘯則風生而萬籟作虎伏則風止而萬籟息故止  
樂用敵爲虎形易曰風從虎是也而七修類稿乃  
曰敵形爲虎而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



天者章  
卷三  
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  
不暢也所以止樂也此說殊覺無味

余少聞洛陽橋以爲閩地何以是名後讀程泰之小  
說有曰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  
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  
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  
中間闊兩頭銳銳故不與潮鬪闊故能勝鋪架也  
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

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  
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爲是橋實在閩而  
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  
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  
多山然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  
雖闊不能廣于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  
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  
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

天者壽 卷三  
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闔而力厚卽  
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  
之象趾也哉

四友叅叢說云吾松張莊簡張莊懿皆鄉先達賢者  
也然莊簡致事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  
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  
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  
惠莊簡今子孫卑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

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  
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几十人郡中稱爲名  
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  
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  
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  
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  
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  
以好生爲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

天都叢書 卷三  
判豈非天之最重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于厚之也

司馬溫公平生學問惟是不欺二字其自言不善四六非倦于屬對蓋四六不免諛詞失實故溫公不肯爲之耳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官家宦者官人身中各別皆以爲巧

對又如劉蕢下第我輩何慙雍齒且俟吾屬無患勸君更盡一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取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有名何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皆確對

列子曰蛙變爲鶉熊太古曰廣東八月見魚化鶉淮南子曰鼈化爲鶉鶉化爲鷓鷃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鷓鷃經曰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鴛鴦仲秋鳩復化鷹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雉入水化

爲蜃搜神記序曰腐草爲螢朽葦爲蠶音稻爲蟹  
變爲蛺蝶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爲麀蛇  
爲鱉蠶爲蝦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倦遊雜記  
曰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  
豬沙魚之班者化爲虎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朽  
物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貞女化爲石山  
蛭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吳地志曰石首  
魚至秋化爲冠鳧古今注曰猿五百歲其爲獾志

又稱羅州魚化爲鹿王元美記蚕蠶化爲蛾蟻螻  
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異苑云河南司馬元胤  
元嘉中爲新塗令喪官月旦祭柑化爲鵝是亦無  
情化爲有情也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史滿有  
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旣  
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  
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具省前事太守  
以女妻吏水孕化人人復化爲水亦異矣又泊宅

天都章  
卷三  
編云僧了因嘗寓長蘆寺間步江上見潮泛小蝦  
登岸有化而爲蜻蜓翩然飛去者一蝦再至岸未  
及化又爲潮所蕩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蓋忿心  
所激也此可見造化本無心衆生自造化憑一念  
轉移耳

醫家謂脉歇至者死然有不可槩論者內閣徐文定  
公溥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  
診之時勉旣診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

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譚范文  
正公廟少憇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公  
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其後二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蓋千之爲字兩十兩一合  
爲二十二云

草木子云夔一足也蜘蛛六足也螂蛆四十足也螭  
百足博物志云百足一名馬蚘中斷成兩段各行  
而去帶無足也山海經謂獸名從從亦六足獸有

天都雜記 卷三  
三  
辣辣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博物志云崇丘山有鳥  
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童見則吉良乘之  
壽千歲又云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  
下大旱按北山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  
肥遺近讀朱宗室駢雅云肥遺如蛇六足又云肥  
遺兩身又管子云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  
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  
也想亦是肥遺總一種物耳

李筌

所注有陰符經

爲鄧州刺史夜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

明旦命吏凡郊市如產男女者悉取至焉筌遍視  
之曰皆凡骨耳重令訪得一牧羊胡嬾一子乃安  
祿山也筌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  
不可殺之恐生真者矣筌亦異人楊用修謂陰符  
經亦筌所作而王元美乃謂是經爲秦漢人假作  
筌爲釋仍托于驪山老姥以神其說皆未爲定論  
也

世傳神池現珠傘珍奇之物爲廟神靈異說者謂伏  
機所爲非也余見小說載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  
借人凡宴客無器用以雞黍祭之焚其券夜往取  
之自金銀磁錫卓椅之類隨券所書皆可得宴畢  
復設奠焚券陳所借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  
隱去神恠叵測吳中程公遵曾守趙州親言其事  
又河間任丘縣有扁鵲墓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  
數畝病禱神以琰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

掘土果得藥服之無不愈者其色味不一惟奉祠  
人能辯之四方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觀二事  
則神池現物自是神異非人力所爲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成水俄而成酒  
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  
熟可供二十客又謝端遇天漢素女遺以螺殼貯  
米常不乏此二種皆世奇物也

泊宅編載歐陽公知應天府封五郎廟事而歐公年

譜亦云皇祐二年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蓋今歸德府在宋爲應天府亦稱南京人有實心爲政多獲神助余聞尚書吳交石公初爲節推部民有女初嫁夕被殺于帳中迨曙入方覺竟不知爲誰所害告之官連及四十餘人公鞠莫得沉思屢日禱之所奉觀音太士前夜夢見有虎啣三刀跳一舟上公覺謂虎加三刀成彪字舟者周也殺人者其周彪乎一詢立服餘俱得釋又程

失其名同知温州上官檄檢校塩場稱度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法言訖忽不見沉思逾夕始悟因畫地作井字令堆塩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塩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雁宕龍湫游者有金鼓聲則瀑布隨聲而飛洒說者謂聲氣相吸故然而陝西太白山軍行山下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南寧武緣縣有鐘石



在江水中扣之則風雨作瓊州昌化縣有落膊石  
其側有橘柚食之則可携去則黑霧暴風駭人池  
中有魚亦然此又何也

國家年號字畫有關識兆如太平興國爲一人六十  
之類係帝王享祚猶其大者而寇盜之起亦往往  
有兆于年號唐僖宗改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  
人自厓下出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  
下被擾是年黃巢入長安亂天下隨筆曰廣明爲

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又陝西  
金州有黃巢谷巢亂有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云  
請掘此谷則賊自敗掘之得一石桶上有一劍中  
有黃腰獸獸見劍自撲而死後巢旋敗巢亦曾舉  
進士又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  
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後定明年巢寇犯  
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焚墮其門觀

識兆雖形字畫然人心動處卽是先幾如梁太祖初

名温後昭宗勅改名全忠誠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奏上方悔後果篡大位

磬石所出固多然要以泗濱浮磬爲最蓋取其土少水多易和且潤也唐天寶間廢泗濱磬以華原石代之白樂天作詩刺樂工非其人宋番陽令吳昇知靈璧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磬磬成每泝汴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趣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磬聲多不協律又中都志曰靈璧磬石

朝廷用之則取民間私取者則無復磬聲此理俱不可曉

小說載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沙聞竹中有聲剖之得一男後封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賜以玉印又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于野有犬名鵠蒼啣温之卵開有一兒有筋無骨後爲徐偃王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產子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

天者書 一八卷三 三六  
得不死後爲扶餘王諸若此類儒者多以爲誕故  
夢餘錄曰小說載橘中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  
固蒂其中又稱廊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二翁云  
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二事皆好奇者率  
意撰造抑不知天壤間何所不有也而槩指爲撰  
造

晉五行記曰惠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  
咸恠之其後后竟坐廢本朝曾中丞詵被逮日衣

上火出竟陷大辟後讀物象通占曰衣服忽有火  
光大凶信驗矣然王司馬崇古腰玉日衣上火出  
撲之不滅萬曆戊戌進士穆天顏未登第前火星  
常出其袖幾欲焚衣又爲吉徵亦不可槩論

高麗圖經曰潮汐往來爲天地至信然潮亦有不同  
者瓊管志曰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  
半月西流半月東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  
之盛衰又臨海望前晝潮望後夜潮東海望前夜

潮望後晝潮南海上弦前晝潮上弦後夜潮而水  
經乃曰鱖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  
穴則潮退此又不知何說也

演繁露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程泰之曰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  
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胭脂故但施  
朱爲紅也胭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  
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

鮮者作烟支婦女用爲顏色此蓋指燕支山言也  
自霍去病破燕支山匈奴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  
婦女無顏色以此山產紅藍可爲胭脂而闕氏資  
以爲飾故失之則無顏色耳據程此說則胭脂自  
漢始有矣而雜錄又曰起自紂以藍花汁凝作脂  
以爲桃花粧燕國所出故名燕脂此不知何所據  
也

丹鉛總錄曰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

天者章  
卷三  
三  
似荆懷宋人小說謂以陸之博學而誤呼伍員名  
豈趣韻耶慎按員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本  
劉凝之十世孫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  
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  
員之音運也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  
見余後讀廣韻員音運乃知原有此音韻用修偶  
未之考耳

丹鉛續錄曰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  
所絕黠而記之曰乙如今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  
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  
塗凡字乙兌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  
乃黠之訛耳是用修以乙卽註也後讀宋孫季昭  
示兒編曰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試乙共計若干  
字唐時已有此語韓退之讀鶡冠子有曰文字脫  
繆爲之正五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  
者十有二字云劉蛻文塚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

八十紙有塗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圈者觀此則乙與註自別也又容參二筆云咸通中舉子寫畢無誤題其後曰竝無揩改塗乙註

欸乃舟中歌聲或云掉船相應聲讀作靄襖俗讀作襖靄者非楊用修引朱子辯證及項平庵說正之然不若示兒編引洪駒父詩話及廣韻正之爲詳明也

古無紀元以一字紀元者始漢文帝之後元年又景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二字紀元始漢武帝之建元三字紀元始梁武帝之中大通又中大同四字紀元始漢哀帝之太初元將又漢光武建武中元魏大武帝太平真君唐武后天冊萬歲又萬歲登封又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真宗太中祥符徽宗建中靖國復周制不改元但稱元年者惟西魏廢帝至周明帝復改元矣

天都載四卷目錄

天都載四卷目錄

汪煥忠諫郡乘不載

字多燥筆兆火災

祈禳厭勝之理

南部烟花記所紀

高麗為鷄林

囊螢故事

國朝徵聘

紀元相同

象熊蚘蛇膽獺肝魚脰因時不同

龍窠石滅面癩

防風粥

蜀中厚朴

天都載四卷目錄

青龍記壠上書魏志紀相術之異

無核棗李

三楊所由稱

幻術有不可解者

草之異者

紀聖賢冢墓遺趾之異

白澤能言

散疫義虎二事

虎溺獐涎

黑驢斃虎

名人輪迴

用人骨灰冥報

討賊殘忍之報

正月五月六月菊花詩

醫生孩身全無皮者

醫視物皆倒者

醫眼中常見鏡子與諸般禽虫者

目有視一為二視正為邪視直為曲者

辨墨談紀降蜀之誤

羅文恭忠節戰馬記

紀古義馬

陳孝女剖肝碑

剖肝七人

古城郭陷後現影

譚言長語所紀

海與廣野氣蒸為象

施食二報

琰與著立皆異兆



宣宗為僧唐書不載

東坡號老泉

梵呪靈驗

疊字詞廻文詞

竹書紀年蒿室

天都載卷之四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容參二筆云忠義有不幸泯滅無傳者南唐後主淫

于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

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帝事佛刺血寫佛

天者章 卷之四  
經散髮爲佛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  
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舍身屈膝  
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  
之近考余郡乘人物志俱不載汪煥名宜容叁傷  
其湮沒也

容叁隨筆云徽州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  
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樵樓  
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

燥筆而于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  
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而  
郡乘志災異缺不書因識于此

宋太學有至樂叁舉人居之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  
者錢唐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濬達因闕僧堂  
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  
火災取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  
有之

南部烟花記曰煬帝會飲爲拆字令侍人杏娘拆杏  
字爲十八日帝曰能拆朕字乎杏娘曰移左畫居  
右豈不成淵字耶遂爲唐興之兆

演繁露曰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則家  
有禍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朱岷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  
數十大率如燭籠詢其家曰聚螢囊也有火之用  
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嘗爲大囊照耀山

谷丁製蓋具體而微則囊螢不獨車胤也

國朝徵聘前有吳陳近有鄧劉四公人多知之而弘  
治中儒士潘辰以廷臣薦舉欽授翰林待詔歷官  
太常寺卿嘉靖中生員文徵明以巡撫薦儒士葉  
幼學以輔臣薦俱授待詔人罕知者因並識之

紀元有相同者漢武帝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俱號建  
元漢光武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俱曰建武漢宣帝  
西晉惠帝皆曰元康晉明帝北齊武成帝皆曰太

寧晉惠帝後魏文成帝皆曰太安漢後主西晉愍  
帝皆曰建興漢章帝唐憲宗同曰元和漢桓帝宋  
文帝同曰元嘉漢和帝東晉安帝吳烏程侯同曰  
元興漢宣帝吳大帝同曰黃龍漢宣帝吳會稽王  
同曰五鳳漢宣帝魏後廢帝吳烏程侯同曰甘露  
南齊和帝後魏廢帝同曰中興晉武帝宋明帝同  
曰泰始魏明帝東晉廢帝魏孝文帝唐文宗同曰  
泰和漢明帝晉惠帝魏宣帝同曰永平漢桓帝晉  
惠帝魏明元帝同曰永興漢桓帝晉惠帝同曰永  
康漢安帝宋武帝同曰永初漢沖帝西晉懷帝同  
曰永嘉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和漢和帝齊東  
昏侯同曰永元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昌南齊明  
帝唐代宗同曰永泰宋太祖與蜀主王衍同曰乾  
德有父子同紀年者漢高祖與隱帝同乾佑梁太  
祖與均王同乾化唐昭宗與昭宣帝同天佑又周  
太祖世宗恭帝三世同曰顯德

物因人得名者莫邪鑄劍遂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遂名酒曰白墮藥中使君子因郭使君多用此療小兒而名牽牛因人牽牛易藥而名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因名阮咸後改爲月琴地有因物名者蟲名胸臆因名縣爲胸臆物有因地名者僂句之地出龜因名龜曰僂句蔡地出龜因名龜曰蔡冀北出良馬因名馬曰驥衛地出驢因名驢曰衛資暇錄曰世呼驢爲衛衛地出驢其在茲乎

象膽隨四時在前左夏在前右

圖經曰象有十二種

肉配十二辰屬惟鼻是其肉又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使問徐鉉鉉曰象膽隨四時今斃在春當在前左足既而剖足果得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之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諸獸肝有定數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月滿又退之魚膾冬至在腹底近春在鱗

廬山記曰山中僧表堅面多瘡癥偶溪中得一石如

雞子夜覺涼冷信手磨面瘡癩盡滅後讀博異記  
曰龍窠石磨瘡癩大効六帖云新都相孔休候王  
莽莽曰君面有癩美玉可以滅癩取玉槌碎自裹  
以進休想龍窠石亦玉之類耳

金鑾密記曰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敷取防  
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窮幽記曰蜀中厚朴若酒餘採之紫色

青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

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  
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壠上書曰郭汾陽每遷官  
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遷已乃復此皆出于相術  
之外如魏志載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  
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  
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果年六十  
二卒其見白狗事亦出相術外皆可異也

玄覽曰棗李之屬爲核果琴莊美事曰崔奉國家一

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垂龍必割其耳其  
血落地故生此李山海經曰北號之山有木狀如  
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味甘酸食之不瘧

國初三楊同相人以東西南別稱之士奇江西人稱  
西楊溥荊州人荊州古南鄭也稱南楊榮閩人住  
京師東稱東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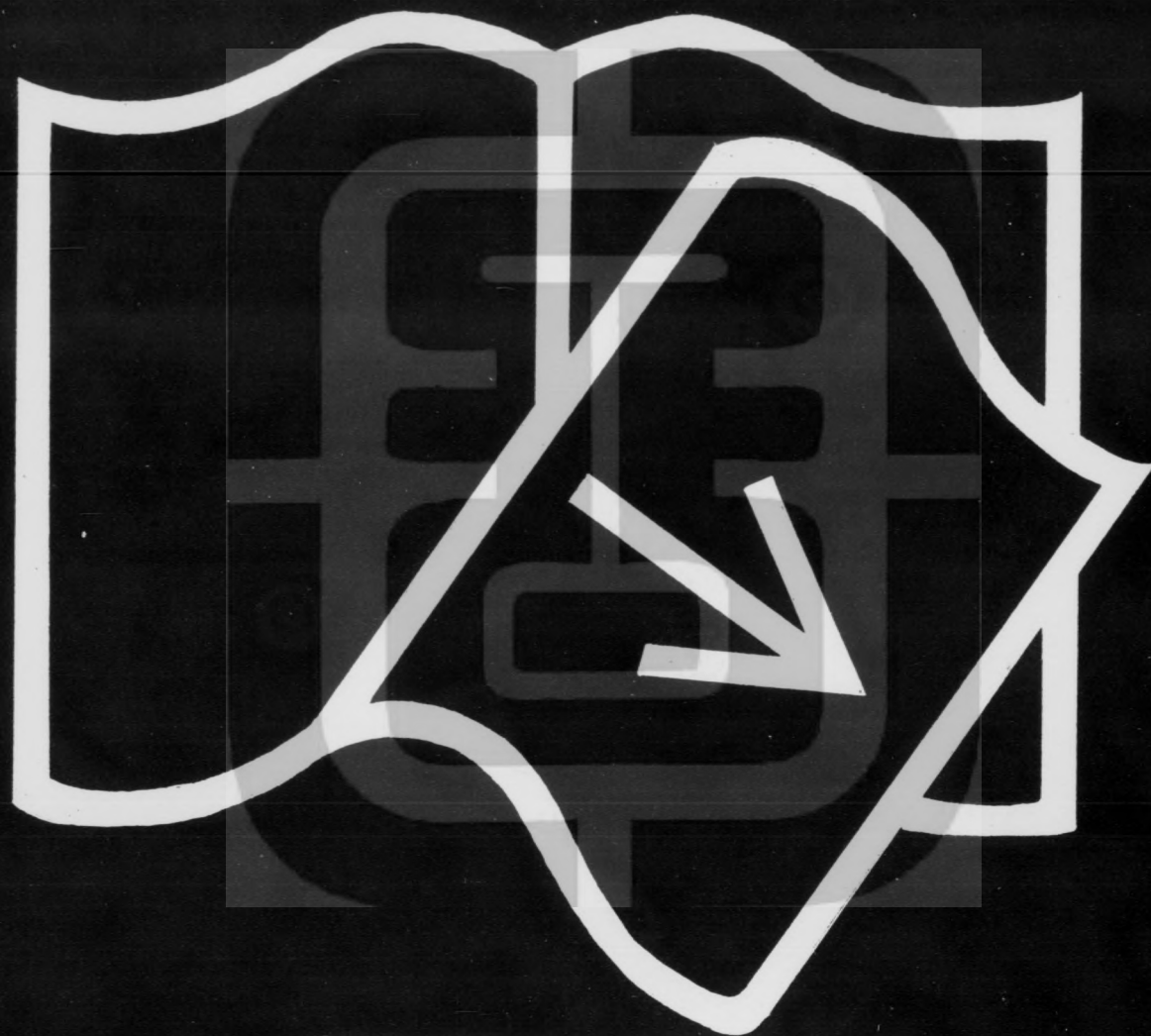
幻術有不可解者漫錄于此尉遲偓中朝故事云宣  
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

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  
也留於翰林中宿洎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  
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  
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  
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  
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  
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  
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

天都雜記 卷之四 七  
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于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于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

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落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吐氣一道如足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





缺 P8

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又王行甫耳談云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族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誼詬聲忽擲其人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

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條籩謂肢體曰可起矣條籩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親見云又云秦王宴潘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關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鉄刀出

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闈撒尸去王  
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欵笑令前童子  
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  
戲術其時去首我皆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  
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  
醉王覺而怒卽命殺之客爲解王曰汝以箕盛米  
一斗立高臺上倒身聯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  
童子故求解于客曰容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

可于是聯翻下一粒不撒客爲倒絕諸戲劇皆奇  
怪若是大冶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爲客談若  
倒身米不撒則所常見矣又云徽廢王于中秋之  
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采倒  
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翩翩直至王前下  
鶴背頓顙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  
殿前銀護限歲久銷鑠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  
者願爲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卽曰有

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護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徙汝單身來索之哉童子但頓顙謝而鶴已張喙銜去如斷梗飄葉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

凡得無爲新垣平玉盃之詐乎王曰明明共見何詐可爲越三載河洛之灣有客遊妓館輕脫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罔安能束我將加桎梏適案頭有小瓶卽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于某觀掘得鏤紋護限一角朱侍中靜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

入月宮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

草之異者自史紀屈軼能指佞外如常山北有護門

草置諸門上夜有人過其門則叱之西陽雜俎雅州有

舞草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

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則動葉如舞

亦見雜俎袞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

花葉皆相對行人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

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好事者唱之竟日兩葉相

搖亦竟日或唱他辭則寂然不動賈氏談錄均州天心

山中生異草名薇蘅有風不偃無風亦搖太平寰宇記

無風獨搖草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

合見人自動草本赤箭獨活亦無風獨搖沙筴聞人

聲則縮東海有倒生之木觸之則葉翕俱玄覽

萊公雷陽之枯竹昭君冢上之青草雖忠佞不侔皆

念慮精誠所感故小說有云伊尹墓之棘直周公

墓有樸木其葉四時代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

得其正孔林有楷木無橫理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上有五味木以其具五味也姜尚書寶遊闕里記曰孔林約廣十餘里中有異草奇木木名楷者尤奇此木性不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木人嘗言此林中下無荆棘而上無鳥巢先師在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東阿季札掛劍處生草一種能治心疾蓋緣季子心許徐君劍也嚴子陵釣臺無別草木盡白茅耳

蓋表其清潔之意題釣臺詩有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指此又瞽瞍村十里舜耕地今無荆棘角端能言人多知之而白澤亦能言瑞應圖記曰黃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成化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厥至次日天明始蘇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殆二十日後一一

如其言程竟無恙是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  
其妻覓舟逃溧陽舟子悅其妻至溧陽誘其人曰  
我于此最熟你可留妻在舟我同往覓舍舟子至  
山下遂猝死其人回舟給其妻曰汝夫爲虎噬矣  
妻哭舟子曰無苦我自與汝配耳其妻疑曰虎豈  
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瓣亦願足然後與爾  
爲配舟子不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舟  
子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

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人云適邑前見有一人被

舟人打死復活來告豈汝夫耶嬭尋詣之果其夫

復活云二事可爲鑒戒俱見沈啓南雜志

後事與  
祝京兆

義虎傳  
小異

虎搏兔先于四圍撒溺則兔不能出以受其搏獐宿  
處四圍自吐涎留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卽跳  
去虎多不能出亦物類之智也

空同子云松檜之木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言有

餘威也獸中猛自天鐵熊與獅外惟虎而成化中  
 內官劉馬于西番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鬪虎 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  
 鬪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想此  
 亦龍種類也

輪迴之事正史載羊祐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于  
 紀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  
 邕是張衡後身商共云顧總是劉禎玄怪錄邊鎬是謝

靈運玉壺清話嚴武是諸葛武侯代酌編韋皋亦是武侯

宣室記房瑄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范

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事文類聚張方平是瑯

琊寺僧冷坐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捫蝨新話史彌遠是覺

閣梨隆山雜志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庵和

尚癸辛雜誌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錄趙

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坐筆衡王十朋是族叔

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



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王安石是秦王耳貴

集 岳陽王蕭譽是許玄度詢寓簡袁滋是西華坐禪

和尚史逸至本朝胡尚書湊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

是入定僧皆彰著者也

巖下放言云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門內甚急宋

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

事宮室梁柱欄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

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誼掘漏澤人骨以

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

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

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

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

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

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

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忍溺不止

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

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  
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証  
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人亦有兆  
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甚  
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時書此  
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而無所忌憚者之戒

放言又云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  
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

而責報于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  
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  
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  
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四方有兵  
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  
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  
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  
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

犒醉之以酒已乃執于坐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  
皆剖腹剝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探索繪以  
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奏  
圍忽仆于圍中家人急出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  
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  
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于殺  
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旣以降矣何至殘忍而重  
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計希範起盜賊其

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  
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者間  
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  
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  
多非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萌于心幕府徧  
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  
幾幸無憾不然旣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余太常農丈人集有咏六月菊云惟杭新城縣有之

詩曰異甚從誰植犁然此日開離騷應咄咤爾雅  
更驚猜夏雨寧湏厭春風可是媒願移霜下影還  
向寂寥杯余考劉蒙菊譜有夏金鈴深黃千葉以  
六月開有夏萬鈴紫色細鈴以五月開范志能菊  
譜有夏小金鈴有五月菊史正志菊譜有夏月佛  
頂菊皆夏月菊宜不獨新城有也頃讀陳公甫白  
沙子集有正月菊詩二絕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  
白李更當時東風自領芳菲去也爲秋香作意吹

廬阜高歌九日杯盡將秋意放花開誰教也向東  
風裡點破千紅萬紫堆又有五月菊三絕句

王元禎作葛乾孫後傳云予得可久數事爲補一傳  
以足郡志之缺予又見可久一事記之以補元禎  
後傳云有一舟人生子身全無皮人莫能曉適可  
久出吳門衆告之可久就岸畔令作一坎置兒其  
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可久回啓衾  
視之已生膚矣蓋其母懷胎舟中久不登岸失受

土氣故也余又見危氏得効方云宜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并記之

葛可久後傳曰有一人體無他苦視物皆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皆然問之曰無藥也明日集二十壯夫于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人提其腰奔十里餘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度令其視物復常曰彼常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目光爲倒急行其肝自正又九靈山房集曰臨川道士蕭雲泉

兩目視物皆倒植求救于呂復復曰視一物爲二物視直爲曲古人常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願聞其因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呂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至此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投藜蘆瓜蒂散俾平日旦湧之湧畢視物如常矣

眼中常見鏡子與禽虫飛走亦疾之奇者北夢瑣言

曰有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求趙卿胗之卿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卿知之方出曰郎君先因喫膾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所備芥醋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

乃權詐也醫說續編曰有一人常見諸般禽虫飛走以手促之則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玄明粉青箱子花各一兩爲末每用二錢水煎和滓服日三次

目又有視一爲二視正爲邪視直爲曲者本事方云荀牧仲頃年常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爲兩醫者作肝氣有餘教服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人云目之系上屬于腦後出于腦中邪中于頭因

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于腦入于腦則轉  
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于睛所中者不  
相比則睛散睛散則岐故見一物爲兩令服驅風  
入腦藥而愈奇病續抄云淮安一人忽視正物皆  
以爲邪歷多醫不諳其疾有名醫古老診其脉因  
留病者于家設樂開宴勸酬盡醉乃已扶病者坐  
轎中使人擡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側展轉久之方  
令登榻而臥達旦酒醒遣之歸病遂愈古老云此

疾因醉中着閃倒肝之一葉搭肺葉故視正爲邪  
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復舊歸原矣故視  
正藥餌安能治之筆談云有人家一妾視直物如  
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具親見之  
兩山墨談曰 太祖旣卽帝位蜀明昇猶阻拒聲教  
于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  
欲戮之彭氏廷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  
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

死今已矣卽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  
編置海南余考之實錄乃其自降亦未嘗編置也  
錄曰洪武四年六月癸卯中幽侯湯和至重慶會  
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  
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七月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降表至京師先是 上命  
議受降等禮省部倣宋太祖乾德三年受蜀孟昶  
降事儀議禮以聞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

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  
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  
師

忠勤死事位卑者多易湮滅羅文恭念菴集戰馬記  
錄之以爲世勸記曰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  
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 朝任一子廣吉水稱  
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甚奇始公爲夔州府



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  
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  
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  
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兵晝夜  
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三十  
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  
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  
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党結避禍多方詭

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爲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  
復行乎公卽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  
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卽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  
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至走  
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  
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  
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  
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

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爲王公也果  
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簣往尋亂尸  
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  
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闐長嘶蹠其肩若告  
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  
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  
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  
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旣

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  
者加箠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  
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  
不省人事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旣平有司正功罪  
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  
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仇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  
在必報卽人猶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于鬼神使  
之然哉

余讀戰馬記因憶古義馬有類此者并記之渚宮舊事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所乘騅馬于床前養餌忽連鳴不食注目鞍休之試被之卽不動也還床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因試騎視裁出門外便奔而馳之走行十里顧望所住已有收兵至矣乘馬南奔獲免後還荊州加騅馬楊武之號南史曰湘州任煥有騅馬煥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于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

得上馬于是向馬泣曰騅子我于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聞見錄曰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乘之如輿輦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死程史曰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踰養之後亦惟成得棄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

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  
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驗識  
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膀  
爲盡傷驗不復顧冒陳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  
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  
吳書曰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  
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  
馳還營培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

營倣戒錄曰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  
一馬甚愛之勞粟餘飼甚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  
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至中流  
風起船覆其馬自岍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  
遽免沉溺

顧太初曰十六國春秋曰符堅爲慕容冲所敗飛  
矢滿身血流被體馳騶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  
無由出馬卽踟躕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蹠

而受焉堅援之得免

余過廣陵見建坊于途以旌婦之剖肝活姑者古有  
割股罕聞剖肝其剖之事甚奇大略與宋學士濂  
所碑陳孝女同碑曰陳孝女妙珍麗水人父蚤夭  
母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未疾妙  
珍剖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  
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  
若耶疾復如初妙珍俵俵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

作諸禳祭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  
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  
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  
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  
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  
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  
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  
上下神祇時空中雨隊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

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  
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乃無  
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投于神逮俯身拾之而肝  
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太母倘得生  
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  
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  
戒左右勿漏言然創甚瀕危復夢神人語之曰無  
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試之果愈時年十四後三

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  
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  
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于朝詔有司  
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  
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

余友歛潘景升亘史云巳酉秋抄得陳鎬金陵人物  
志讀之于割肝剖心事得七人焉宋四人伊小乙  
劉興祖史思賢夏氏女勝國一人顧童子 國朝

天都輦 卷之四 三  
二人徐佛保黃阿四內劉療父疾餘俱療母疾并  
景升舊所載剖肝事數人俱詳巨史中

壽州安豐塘世傳塘心平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沉  
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陳  
兩山墨談以爲考之史傳安豐初不聞建府縣廢  
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卽今壽州是也城郭人馬  
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  
幻而見者寡識遂妄云耳然余考史稱衛州城旣

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之影皆于日中見之此  
亦理之所有未可盡謂之妄

曹安著譎言長語云松江志載三泖乃古由拳縣沉  
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  
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舟過泖中忽見水清處井  
欄街砌如故是亦一奇此余謂墨談指爲妄者非  
也

歸太僕有光集中云海旁厓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

關雲氣各象其山川而余讀月令通考云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西垠有小山曰崆峒若九春三秋晴麗必有毒霧起山巖彌亘數里樓殿輳轉花木煥爛數息而止則樓臺宮闕不獨海與廣野之氣也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此又不可解

大藏經論長命報自不殺外又曰放生施食皆得長壽偶閱施食二報頗奇因記之採異記曰商人戴

歐明常過彭蠡湖必投供食祀神數歲不間忽復過之有使者迎曰清湖君請見勿訝也渠所酬皆勿受但乞如願耳若其言果得如願乃君之妾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正旦如願晚起戴撻之因走入糞壤遂失所在夷堅志曰崔公度自少施食常以花勝黃幡遍插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親故家中夜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夢一婦人至曰崔學



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  
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  
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  
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  
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  
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  
也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記夢自敘祝伽藍曰避凶趨吉

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玦投于地神當以  
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玦  
投之于地其玦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  
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  
爲我決旣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玦  
予備糗以往以玦擲于地其玦仍陰之就而祝曰  
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玦擲地果陰  
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甚凶予心甚恐願

求陽琰以逃之琰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  
我以陽以琰投于地神既不許以琰不陰不陽一  
琰卓然而立予乃信之據此文則琰之卓立亦  
龍興符瑞之一也余觀載籍著立皆爲帝王受命  
之符并記之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  
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往問焉方  
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  
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

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爲  
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  
甚喜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  
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  
瑞非常之事也

唐宣宗曾爲僧新舊唐書俱不載余讀洪覺範林間  
錄與陸游避暑漫抄載其事因識之錄曰宣宗微  
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

天都集 卷之四 三四  
迫公武爲薙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名山多所  
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  
一見異之待遇甚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卽位  
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  
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于時然庸詎知其力非  
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而新書略  
之獨班班見于安禪師傳爲可嘆也抄曰宣宗遁  
跡爲僧一日同黃蘗禪師觀瀑布師咏曰千巖萬

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  
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  
于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  
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石林讌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  
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  
故云余考其宋史本傳及年譜誌銘俱載東坡事  
而不載號老泉山人事世又稱蘇明允洵爲老泉

而嘉祐集止有老翁泉一銘洵本傳及歐文忠所  
撰明允誌銘亦不載其別號老泉而世盡稱爲老  
泉何耶余先紀此甚疑之後讀焦弱侯先生續筆  
乘亦云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  
見于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  
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作老蘇墓誌但言人  
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  
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先生

此論甚當附記之

顧太初曰東坡字自取白樂天詩中語耳

梵咒有試之極驗者余曾見經刻中云凡一切撲燈  
虫欲救之不使入油火中以草長六七寸者持之  
用水淨口呪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度衆生離煩  
惱念七遍以草置燈上則虫不撲入余呪之果驗  
又夷堅志云余與宋侍郎語及神異事宋曰吾舊  
苦畏夢人授一偈婆珊婆演底每獨處臨臥誦百

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余曰始余讀酉陽雜俎載  
主夜神呪婆珊婆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  
惡夢後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卽檢經經曰善才  
童子叅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城見  
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我得菩薩救一切衆生  
癡暗法光明解脫我于夜暗人靜鬼神盜賊諸惡  
衆生所游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並  
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于海若行于陸

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  
隅亡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卽以種種  
方便而救濟之爲海難者來作船師魚王馬王龜  
王象王阿修羅王及以海神爲彼衆生止大風雨  
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岬令免怖畏悉得安  
穩一切衆生于夜暗中遭恐怖者現諸日月及諸  
星辰晨露夕電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爲人衆令  
其得脫恐怖之厄爲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冒

雲霧所蔽而恐怖者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人多疑懼怵魔必勸使誦持絕有驗

詞家通篇用疊字者絕少獨丘仲深濬題旅思滿庭芳一闋云歲歲年年時時處紛紛擾擾膠膠淒淒慘慘瑟瑟更蕭蕭日日風風雨雨每霏霏拂拂迢迢懸望波波浪浪苦蕩蕩飄飄○愁愁兼悶悶重重疊疊遠遠遙遙漫悠悠漾漾動動搖搖切切尋

尋覓覓長戚戚寂寂寥寥心心念念思思想想幾暮暮朝朝此詞亦甚奇其題秋思迴文菩薩蠻詞一闋語亦高妙詞云紗窓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別覓銷可與朱晦翁劉靜修迴文菩薩蠻詞並美晦翁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

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圍山影紅圍翠  
 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雀對言無三詞皆逐  
 句一倒讀每一句作二句者丘詞則自尾讀廻耳  
 余見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  
 名蒿室儒者率以為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梧道  
 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蒿可作屋住小蒿亦  
 中肩輿之扛則未始無蒿室也

天都載卷之四 終

天都載五卷目錄

程楚翁忠義

善言惡願皆有報

記五代史闕文

蜜蠟

諺語之訛

行草上染蛇瀝簷溜芹菜有龍子

辨宋史薛奎傳之誤

六神占卦亦不可泥卜詞

余良弼卦影

費孝先以卦影知名

孟翊卦象

桐葉催生

龜鼈不可食

蛭與松人與象俱化石石化女子與麩

瘡破有雀飛鳴去

兩廉石

昇仙當以白晝

活石

石變玉占

姑獲鳥

賣鬼得錢

溫公却麟

相定身死後榮貴

物因地變

知禽獸語

辨符文知馬聲佩聲吉凶食物有異識

積油生火

記博物志補

日食兵解為偶合

雪中芭蕉

見夏文愍字知其不終

辨麥秋

九州春秋

神物終化去

食犬當戒

自知三生事

唐紹知前生報應可畏

魔魅求食



狐化新亡者

救物命得珠四事

寓簡論易

靜以鎮恠

叔堅不為恠動

吳雄不信擇日形家言

元忠鎮恠

周南鼠恠

鼠恠轉富

不用紫河車增壽

冥報亦以改過免

論茶益人

木竹類人形者

論生男生女之分

神人異類護善人

傳霖刑統賦

新火無毒

地火霜薄風災

白松

天都載卷之五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嘗紀宋林余處士傳後讀先丞相碧梧詩知程楚

翁事亦余流輩也而宋遺民錄及諸史多不載余

聊記其畧楚翁徽婺源人性倜儻喜問學德佑末

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散家貲陰結敢  
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榜掠幾死夜賂守者得  
脫去時先丞相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先  
丞相義其爲人贈以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  
中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悲憤之意一  
寓於詩所著述經兵火無存深可惜耳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笞健士

璘俛首不答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  
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  
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  
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稽  
神錄曰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搆隙使其將吳姓  
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於  
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  
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佑汝僅使汝不死他人手

耳既戰敗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卽以此劍自  
刎而死是不但善行有報卽善言亦有報不但惡  
事當戒卽惡願亦當戒感應之際微哉

余家有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一帙考之通考云因五  
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余閱歐文忠五代  
史俱已補入矣獨司空圖無傳王朴事傳未悉載  
附記於此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  
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  
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  
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  
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  
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旣負才慢  
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病  
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爵但稱知非子又稱  
柰辱居士其所居曰稹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

休亭嘗自為亭記

云云已上梁史舊文云

臣謹案圖河中虞

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嘆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

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  
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  
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  
尚書徵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祖室大  
官如恭本字犯廟諱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  
本以忠義立心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  
梁其甚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  
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王朴

周顯德中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  
掌禁兵有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  
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

祖曰太尉

時太祖檢校太尉

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

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  
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  
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  
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

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  
蜜蜂一名蠟蜂蠟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  
淡於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固然也

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余登謝公墩座上一友曰  
曾見欽天監內聯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  
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  
晴皆訛傳耳

摘青雜說云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無事夏月臭爛疼

痛不可言遇一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惹着蛇  
交遺瀝瘡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蝦  
蟬搗碎傅之日三四換凡三日有一小蛇自瘡中  
出以鐵鉗取之遂愈翰苑叢記云滕樞密嘗因承  
簷溜盥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旣數  
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  
乃扣良醫石藏用求治療之方石曰此方書素不  
載當以意去之歸可未蟻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

天都輦 卷之五  
六  
異他日免震厄之患。勝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勝急。以鍼穴指果見一物自鍼穴所躍出。不能爲災。名醫錄云。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癩。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姪孕。醫者診其脉。與証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有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邊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遊於芹菜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餠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

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獲愈。此三事人所易惑。不可不知。

石林燕語曰。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新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天下服簡肅之抗論。云。余讀宋史薛簡肅奎傳。乃云。太后謁太廟。欲服天子袞冕。奎曰。必服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以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是太后未嘗從簡肅言與燕語不合石林宋人其自序曰縱談所及多故實皆平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其所紀當實而傳成於史局諸人手不間無訛舛耳

今卜者以六神看卦其占卜之詞不可盡泥書曰朕志先定昆命于元龜在人之志意先有定兆耳推

測不可不審尹審齋瑣綴錄曰成化甲午八月戊申予計江西當以是日揭曉未審弟嘉言得中否因命卜之初內卦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當動而來況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必中何疑予卽批卦揭諸

壁以俟小錄至京嘉言果中矣

近讀龔明之中吳紀聞載余良弼事又有占卦影者  
附記之良弼當三舍法行時試上舍義題反覆用  
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南徐訪一日者  
撰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  
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鴈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  
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  
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

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畫寫舊所作同舍  
曰文格與今不同不可用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  
信竟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良弼得廷  
試計撰著時適符二十年

卦影事今罕傳者大都其機隱事後方可驗東軒筆  
錄曰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獨王平甫不善之嘗  
語人曰占欲前知而卦影驗于事後何足問耶唐  
垞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

箭射落一雞垆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翌日杭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于殿陛上怒降垆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李璋嘗令孝先作卦影畫雙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

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于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初兩子侍行璋旣病夕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吹劍續錄曰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上大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入寇高宗中興卦象想亦卦影耳

復齋日記載滑壽

字伯仁號櫻寧

治人疾不拘拘方書而以

意處劑無不效秋日游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來求醫先生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急以水煎而飲之歸飲果產同游者問出何方櫻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姪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余讀朱右櫻寧生傳不載此因記之

通志曰龜鼉之老者能變為邪魅多年之鼉入水化為龍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為鼉所憤便為惡瘡實強靈之物不可輕殺

余讀錄異記云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此有情化為無情也又云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人斫伐之誤墮一段於水中化為石因取未化者投之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

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此朽物化爲堅物也

續仙傳載

永康縣枯松化石事與此稍異

荆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故縣廟

相傳漢淮南王被誅其子奔來至一夜忽化爲石人當縣面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迫察者手足無不瘡爛山川紀異曰河南府東有象莊漢時西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今石象猶存此亦有情化爲無情也幽明錄曰陽羨縣吳龕嘗於漢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頭至夜化成女子此乃無情

化爲有情也文苑英華載王倕奏武威郡番禾縣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爲麵在近村閭及諸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天寶三年也唐會要載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麵人取食之此乃堅物化爲朽物也

人誤服蛟龍子在腹中成疾者理猶易曉而聞奇錄載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臉

忽癢而生一小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旣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此則理之不可曉者

吳文定匏翁集中有廉石記蓋指陸績鬱林石耳績爲鬱林太守罷歸不載寶貨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蘇置其門號鬱林石齊書載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惟清廉

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余謂此石亦可名廉石也

凡昇仙者多以白晝蓋乘陽氣不落陰魔耳夷堅志曰武當王道士行五雷法甚驗其師劉先生道業頗高一日昏暮時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踵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王曰常聞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昏黑切恐陰魔作祟須審諦之劉不聽叱之使去曰吾生平積功累行時節因緣至此

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跌坐幡石上與衆別訣  
王密返室敕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  
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一道長數十百  
丈直下巖谷中明旦出視窮其血迹所止有巨蟒  
死焉

晏溪志載海陵聖果澆有古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  
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疑活石云余謂衡州府  
羊角山石尤活石之異者志載石在府治譙樓前

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之  
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復合人亦  
不知所往

石變爲玉不可謂吉兆隋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  
小石於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  
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兆大業末盜皆僭名號續高  
僧傳云隋相州刺史內楊公薛胄所居堂礎忽變  
爲玉胄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

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  
逆事相連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姑獲鳥一名夜遁一名鈎星一名隱飛爾雅埤雅爾  
雅翼通志略古今注函史俱不載本草及荆楚歲  
時記載之而玄中記載之獨詳亦鳥中之至怪者  
也記曰姑獲晝飛夜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  
爲女人名爲帝少女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荊州爲多昔

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  
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  
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  
三女得衣亦飛去余近見朱鬱儀駢雅亦載此鳥  
名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  
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宗欺之曰我亦鬼也欲至宛



市鬼言我亦欲至此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勞可  
共迭相擔也宗乃大喜鬼便先擔宗數里鬼言卿  
大重宗言我新死故重耳宗因復擔鬼鬼略無重  
如是再三宗復言我新鬼不知鬼何所畏忌鬼曰  
惟不喜人唾及遇水宗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宗  
渡有聲鬼問何以作聲宗曰新鬼不習渡水耳勿  
怪行將至宛市宗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  
聲咋咋求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着地化爲羊便

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古之論麟者麇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麇  
而角麟辨之亦無難者而宋時交趾貢麟司馬光  
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  
夷咲願厚賜而還之此真千古名言也當國者宜  
以溫公爲法不可自附於東方朔之識畢方終軍  
之辨鼯鼠劉向之識貳負諸葛恪之辨僊囊強以  
自見也

相有能定身後之榮貴者陳文孺雜記云皇朝 仁祖一日坐東牕簷下忽有一道士長髯髦衣排闥直入揖而言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後 仁祖喪於正至四年甲申至洪武元年戊申冊加尊號適符八十三之言或曰此多神仙者流非相術所能知然余又讀永叔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饗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

終幕職其女温成后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始驗相者之言龍城錄云武居常則天高祖也願下有鬚若猿頰人呼爲猴頰郎面上有四靨一日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丐者言唐程行誼爲陳留縣尉有老人相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

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則貴在身後而預  
關生相者理亦有之也

物因地變如橘過江則化爲枳之類者頗多是植物  
類也若動物中凡蛇死皆閉目惟蘄蛇目開生舒  
蘄兩界間卽一開一閉雞踰嶺而黑鴿踰嶺而  
白玄覽曰東流有麥魚越瀨則化爲蜻蜓瞿塘之  
南有猿徙之北岸則不啼皆地氣使然耳

博識得於閱覽此理之常也至如論語疏公冶長辨

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  
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與共啄人驗之果然左  
傳介葛盧辨牛鳴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黑白抱  
朴子李南知赤馬之言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  
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地里志  
稱伯益知禽獸言語後漢書魏尚魏志管輅北齊  
書張子信宋史孫守榮益部耆舊傳楊宣桂陽朱  
賢盡讚成武丁皆曉鳥語翰府名談白龜年曉鳥

獸語遼史神速姑能知蛇語東城老父傳神雞童

解雞語

舊傳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和苑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

抱朴子云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

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此與余前所記王生聽丁晉公馬蹄聲者同符朗善識味有人殺雞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果然又啗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差此與師曠荀勗識勞薪易牙辨淄澠皇甫玄晏識麥有杏李柰二味李贊皇辨建業水同皆不可常理測也

博物志曰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

天都雜錄 卷之五  
庫火積油所致邵氏後錄曰油絹紙石灰麥糠馬  
畜草皆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異怪也

游用之博物志補曰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  
人乘馬衆魚爲之導從漢未有人於水際見之人  
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其手足耳鼻極類人也  
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輒以爲怪抑或水居  
之類未可知也

載藉論日食如京房劉向董仲舒言人人殊皆主咎  
徵宋真宗時親征澶淵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  
南忽日食盡真宗懼甚司天監官奏按星經主兩  
軍和解真宗不之信檢晉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  
契丹兵果自退馳書求通好其亦附會者偶合耶  
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蓋譏王維雪裏芭  
蕉圖耳皆以此非雪中物宋新仲雜記云嶺外曲  
江東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想惠洪未至嶺外  
故云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鉉近在廣西親見

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天下物未見者不可輕  
雌黃如荆公落英事正類此

桃源縣有三義廟在河岸往夏文愍言赴召艤舟瞻  
謁手書天地正氣一扁又書聯云王業于今非蜀  
土英靈到處是桃源刻於廟中後一御史見公字  
驚曰公字帶有刀鋒其殆不免乎公果被刑

月令麥秋至注謂秋爲成熟之候麥當成熟故云麥  
秋北史蘇綽傳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

意與注同野客叢書亦引緇素雜記証之意亦與

注同而蘓伯衡著空同子有曰環慶無麥秋大梁

無螢無寒蟬則伯衡謂實有此一種物矣

蘓在李  
獻吉前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爲滔水丸沉河湟寇  
不得度

神物得造化精靈流傳于世間者甚少是以張華雷  
煥有化去之說合一之論也元相國鎮江夏時嘗  
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

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詢彼漁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  
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  
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則嘗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又蔡州宣和間  
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  
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  
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

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  
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  
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  
士人寶畜携來京師示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  
神物造化之所寓也旋亦失去

問羊集曰余萬曆戊戌至宣城廣教寺有遊士謂余  
曰余友人方伯公平生性喜食犬肉人皆以斯投  
其懽又以彼膏然燈一夕燈作司夜聲公駭之撲

天者事  
卷之五  
磁燈于地七八塊塊具作嗥啾拒物之聲復呼  
隸人踏碎泯其迹至有如豆粒大者粒粒猶作前  
聲不已是夜悔之不復食集乃沙門法通所纂者  
人自知前生者如余前所載羊祐之類甚夥又有知  
三生者廣異記曰唐曲沃縣孫緬家奴年六歲忽  
視緬母咲曰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  
亦省之奴云爾時狐卽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  
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

海州爲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  
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陳克相識  
餘曰元至正陝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  
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  
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唱和詩數首縣官始信  
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  
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咲曰直是  
曾用此工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前一



着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北夢瑣言云劉  
三復者登第歷任臺閣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  
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蹶  
确之地爲緩轡有石必出之其家不置門限懼傷  
馬蹄也問羊集曰維揚興教寺有士曾爲百夫長  
過寺談及自知三生事客有好事者叩之曰某一  
生爲馬馬狀何如畏趺趺則痛徹心腑又曰某一  
生爲蛇蛇狀何如畏六月蒸暑又曰某一生爲猪

猪狀何如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案時吾魂棲于  
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吾  
魂從其多者而往於家是時悵惶四顧吾魂或浮  
游于刀砧上或浮游于湯火間或浮游于盤器上  
或浮游于匙筯間或浮游于口鼻間凡我肉處無  
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吾魂方釋又歸來附于  
案下又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  
向其士言畢淚下如雨

唐紹幼而通悟知前生事而未嘗言于人雖妻子亦不知也後爲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邈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詔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

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怠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什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

伏床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汗而狼藉殆遍吾懼姑  
深責且恨犬觸燈遂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  
而剪刀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  
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  
故遂於床下引斃犬陳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  
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斃犬卽今李邈吾明日  
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邈乎報應蓋理之常汝  
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邈執刀初一刀  
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報猶影響至  
刀折殺亦不異明皇尋悔恨殺紹以邈行戮太疾  
終身更不錄用

冥報記曰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  
母艱弟喪數月旦望見其弟在靈床上不異平日  
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  
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墮此鬼中弟默然不對卽  
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床之鬼是

魔魅耳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令人撲擊之鬼乃逝之床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去世間有值此魔境者不可不知

陸放翁避暑漫抄曰林中書彥振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偶久之忽于几筵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乃決責奴婢甚苦林徐察非是伺蹤掘地得大穴有六七老狐中一白狐解人語言向林求哀幸毋見殺林竟殺之迄無他

人知隋侯活蛇而獲珠而不知漢武劉樞俱以活魚蔡喜夫以救鼠噲參以救鶴皆有得珠之報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放之後帝得明珠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呼云我自鄂下來求見二人各長四尺餘容貌華飾

皆白謂樞曰聞君儒者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  
俱醉于飲處便臥樞以被覆之及明尚寢舉被見  
二魚各長五六尺目雖動而甚困不敢殺昇至江  
中是夕樞夢二白衣人各執一珠置樞臥前不語  
而去及曉枕前得二珠各徑寸宋景平中東陽大  
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  
喜夫奴床角慙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旣退喜  
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

置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宋喻參養母至孝曾  
有鶴爲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  
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  
謝鬻數萬緡家遂殷富

寓簡中論易亦多佳語如曰極否時能約已厚下則  
否傾爲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時  
或剝下封上則泰過爲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  
非損乎雖益三也損下而益上斯爲否三矣雖損

三也損上而益下斯爲泰三矣蓋天下治亂戒在損益而已

見怪不可驚怕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公亮大書入窻之手韋顥梟鳴金登科第鄧艾梟鳴牙旌乃勝敵之兆唐率更令張文成聞於庭樹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不吉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効之何傷頃之

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牀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輩皆在田內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織芥之異

後漢河南吳雄季高少貧喪母葬不擇地喪事趣辦不間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其家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州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  
稱孫安世曾相三葉為司隸  
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爨見老猿為看火  
婦驚呼元忠元忠曰猿憫我無人力為執爨甚善  
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  
能代我呼奴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乃曰當  
饑就我求食令食之夜中鶴鷓鳴屋端人將彈之  
又止之曰鶴鷓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

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傷之其後絕無恠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鼠從穴中  
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  
應鼠還穴中至期復來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  
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  
我復何道言訖鼠遂死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之  
如常鼠耳

幽明錄曰吳北寺中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

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  
此且犬入戶必死犬至果死終祚後爲商閉戶謂  
鼠曰汝正欲我富貴耳今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  
失時桓温在南川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車草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有大獲還時室猶闔都無所失  
其恠亦絕自是稍富

元末趙仁吳縣人家富忽患危疾醫云必得紫河車  
而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非嘔血必發熱

毒無一善終且致人兒女出此胎者多難育我  
死何足惜不忍令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是夜夢  
玄帝告曰汝命當絕以不用胞胎一念增壽二紀  
後九十一而終余曾見醫書云用其胞胎其子多  
不育每勸人勿用因謂象人而用孔子猶惡而况  
于胞胎乎

聖賢教人惓惓以改過爲亟近袁坤儀黃祈嗣真詮  
亦以改過爲第一如宋景三言而熒惑退舍則明



有感召余見冥報亦以改過免者筆于此以勉人  
自新焉冥驗記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  
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  
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日記小  
兒時當牀有鷲巢中有三子母出屢取食因取三  
蒺藜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  
悔責客變爲道人曰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

皆能言

高似孫緯畧曰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  
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  
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  
錄曰茗有真香煎飲令人不眠爾雅曰早採者爲  
茶晚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茆當是  
茆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  
葍四曰茗五曰茱晉杜育有茱賦曰調神和內倦

解疾愈是似孫亦謂茶爲有益也余讀天台記曰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  
少眠睡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  
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真公  
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  
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茶譜  
云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  
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當以

春分之先後多聚人力俟雷發聲併手採摘三日  
而止若得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則能祛宿疾二兩  
當眼前無疾三兩固形換骨四兩則爲地仙矣其  
僧如說獲一兩餘服未盡而疾差南部新書曰大  
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  
云性本好茶惟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碗如不出  
日不下四五十碗因賜茶五十斤是茶之益人甚  
矣乃唐右補闕母嬰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略曰

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損精終身之害斯  
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後本草諸  
書遂沿襲其說哭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  
草木鮮有類人形者而桂林有人面子如大梅李核  
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如蜜煎其地又有  
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採爲拄杖見桂海  
虞衡志而記載鴈宕山出佛面竹堪爲杖想亦其  
類也又有篔簹竹節中有物似人名竹人堪治小

### 兒病

丘山字安道豫章南城人居三谷遂號三谷子乾道  
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作金丹百問其三十  
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  
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後男應之者必生  
女也褚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  
一闔男女攸分褚氏遺書曰陰血先至陽精後衝  
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

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  
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  
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  
祖遺書之說與三谷華谷相反者不可不辨客座  
輔商談曰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温次霄總管  
夜話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華谷之說且  
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  
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

生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氣血實月郭空則經絡  
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  
郭滿魚腦實月郭空魚腦減蛤與蠚皆然呂氏春  
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  
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醫書載求男法多引褚  
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  
其後妾又懷妊喜告余曰今必得男吾用遺書法  
也余曰若用遺書法當更產女他日果生女余告

以三谷華谷之說越一載生一男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及前溫次霄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遺書法者連生六女而弗悟因告之曰速宜改正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如何余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善者天所默佑卽神人異類無不護持之者小說聞記曰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比於權幸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于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藉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少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旣啓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旣入閣花鴨仰視

犬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劔按膝上向  
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正人豈懼于  
鬼輩而相迫耶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  
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叩頭惟曰死罪公止之  
且詢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人有厚  
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德化復爲花鴨所  
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  
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

存隸之明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  
持襁嬰請于閤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  
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  
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沈作詰寓簡曰周世宗  
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  
陰啗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  
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  
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

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已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擲刃于地往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

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世所謂陰報豈誣也哉又聞浦江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于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之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表母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之其所以累葉同居神有

助焉

刑統賦乃左宣德郎律學博士傅霖所撰余見其語俱駢對工麗古雅亦文之佳者趙文敏孟頫序之曰秦漢以降科條日繁下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有國乃命臣下刊爲刑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治獄之吏咸所誦習實百代不易之典趙之意亦取其不傷于煩苛云

隋書王邵傳曰邵以古有鑽燧吹火之義近代廢絕

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此高氏緯略語也余頃聞杜靜臺偉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新火法云久火有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桑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壙上用一木鑽卽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卽出以火紙



燒存性入確內閉熄用時置鑽傍接火卽燃矣然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用四時木取火更妙

愛民者凡民間災傷當一一爲申達何可以例拘余讀容齋五筆地火霜薄風災之說未嘗不爲之三嘆也慶元四年八月饒州餘干安仁有地火災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所謂蝨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

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民訴于郡縣郡守愛民有意蠲租僚吏多云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史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元祐五年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

外一人是皆牧民者之罪也

天都載卷之五終  
松未有以白稱者余讀吳明卿集有白松詩題云松  
在密縣天仙宮不知幾千歲相傳軒轅氏三女葬  
此因化爲白松詩曰何處松標歲月深葢宮寒色  
晝森森龍文細結清霜老鹿尾高懸赤日陰二室  
迴疑開雪嶺三花遙復妬珠林由來帝子顏如玉  
詞客偏含萬古心

天都載卷之五終

天都載六卷目錄

胡少保忠勇

茅鹿門救胡少保書

物性制于所畏

陽明先生遺事

峨眉山紀事

魚骨海魚之大

鷄卵不當食

記地鏡圖異語

墨子五行書

相人頭上氣

牛湫

龜生毛兔生角

救殺善報

解犬毒野菜毒

朝鮮詢丘文莊

辨劉忠宣卒年

鷄能傷人

夢兆于百年前

冥中奪不善者福壽

童公談命辨

惜福之報

與帝王宰相同年月日時

豕異

養生當戒欲

醉石

沈韓峰先生紀四事

白鹿洞祠孔明

刑獄宜詳審

誤入死囚冥罰三世

記棠陰決事書中事

漢瓦頭硯

鏡中現形三事

論象耕鳥耘

山陰二溪

紀牛事補牛書未載者

牛角獲捷

水隨陽九百六消長

黃河五色呈瑞

黃河正德間兩清

治貴因時通變

建文死節臣軼其名者

童慧

醫不可泥

藥六陳又小五陳

背生善字再生鑄爐

洗一目以擒奸術

古美人連名

古復名单字

論竹開花

太山觀日出

地湧鐵袈裟夫竺佛像自來

河圖與元命苞論地

太室山人集中紀三事

論參殊品錄

戴氏題縣

詩人於因冥四二世

天都載卷之六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鄉胡少保宗憲禦倭功在東南而忠勇尤不可及

嘗聞鄉先達云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公戎裝立

矢石之間以督戰一日被鳥嘴鐵彈穿過其盔去

髮僅一寸亦危矣哉又言倭圍杭城時公親登城  
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慄挽公懼爲流矢所加而  
公恬然視之其膽畧誠過人者

余讀茅鹿門坤上袁文榮公書足爲胡少保公吐氣  
亦可爲公定論書曰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  
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  
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  
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

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  
戰人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  
之前而鬪者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  
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  
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  
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卽荷 聖  
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  
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

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  
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  
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  
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於波濤近用間  
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  
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徃徃聞其夜半構  
氷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  
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

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  
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  
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  
爲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  
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  
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興十一公獨張目據席  
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  
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

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  
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四集  
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  
身橫百啄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  
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  
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  
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  
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

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  
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寇裳之褻衆所不得  
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  
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  
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勳則世不可  
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  
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物性制于所畏雖狐能變化歷數百年未有不畏獵

犬者宿性未變也幽明錄曰晉海西公時有一人  
毋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  
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  
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  
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  
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枉孝子云止有一狸卽  
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枉  
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歿在坑中男子因縛孝

子付官應償歿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  
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  
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  
已還成狸又曰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  
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  
之因訪問二情旣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  
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歿  
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枉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



天者載 卷之六 五  
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勅婢取銀百斤  
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  
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  
過覓矜數十狗徑突入齮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  
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虵魅等

陽明先生異事見於浮海傳及客座新聞等書錢緒  
山修年譜亦載入後羅文恭公校訂俱削去余又  
見碧里雜著所載數事頗涉幻怪然爲董蘿石後

人所著諒非無所據者頃讀冶城客論紀先生涉  
海觀日出其初出之景頗奇因載之論曰先生少  
好奇年二十許隨海浮過仙姑島觀日出聽鯨魚  
鳴初登島有老人年七八十歲自云居此二十年  
矣烹鷄留宿石牀上至夜半呼曰日出矣王先生  
可亟起見海水都作胭脂色日如大屋晃漾潮升  
以爲生平奇觀莫是過也問鯨魚云其鳴不時不  
可待遂歸

姜尚書寶遊峨眉記曰由白水寺肩輿以登凡六十里而至山頂峨有三二峨三峨皆蹲伏于下余所登大峨也山高故風亦高時六月大暑猶衣綿而擁爐若隆冬然聞前時水炊米不易熟後有人傳煉水法水經火沸者三始可以炊可免取水山之下而兩殿用銅鐵瓦蓋覆方不爲疾風飄去非仗蜀府力不能也

宋史載屬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

騎馬往來語云海邊人不信有木大于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于木信哉因憶沈明遠過海上普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泊湧東下問舟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政和中路允迪公弼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游其兩目如兩日當祠以三牲乃已公弼口占祝詞率

官吏焚香再拜投牲良久始沒

余前所載食子物如鷄鴨子魚子之類殺生數多其  
罪更重頃又見鷄卵數事筆于此李道念好食鷄  
卵晚得奇疾醫褚澄投以蘓汁吐出一十三物剖  
開盡皆雞雛頭脚羽翅皆具昔有商人入海得二  
鷓鴣鳥生二卵卵破雛生成二童子皆出家證阿羅  
漢一名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誰  
謂卵可殺乎又唐敬宗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

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思  
除其害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詔命將  
行會尚食厨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然火於其  
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  
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  
異之具以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果然乃嘆曰吾  
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翊日勅尚食無以鷄卵  
爲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又

宋東平董瑛知澤州凌川縣會將嫁妹郡官餉雞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壻至庖妾請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着裙帔而跛足旦起頰面妾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舍之遍求牝雞分抱皆成雞惟一雌雞病脚董自是不殺生地鏡圖曰財在丘墟爲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折所向在焉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

木六尺又雜記謂華萃瑞木也天下平其葉則平有不平處其葉則向其方而傾然則木之枯榮所向之方其有所兆歟

按考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華萃感又祥瑞圖指雙

萃蓮爲

墨子五行書曰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感面則成老人含咲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人有相人頭上氣而知貴顯者予友四明余東鯉嘗言其尊人太常少卿余公寅沈閣學一貫沈方伯

九疇三人微時遇一人驚曰三公皆貴人而獨指閣學當位台輔太常公曰何以知之曰某善望氣此公頭上氣大方如畝故知當獨貴顯耳且掩二公之氣乃請閣學入房復細閱二公曰二公貴亦不小後皆如其言予因憶昔人亦有載望氣者并錄於此唐逸史云江淮間有術士姓吳有應宏詞者謁之吳曰公何人頭上焰光高一丈其人以對曰必登高第詹玠唐宋遺史云五代周太祖時有

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

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從行

皇明傳信錄曰

太祖未起兵時江淮間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中亦常有天子氣蓋帝王之興天地預發其祥如此所謂天子氣者晉天文志云內黃外赤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新色鬱鬱衝天云陳穎川葆光錄曰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凡湫皆名龍湫而隴州有名牛湫者獨異志云隴州  
吳山縣人一夕皆夢有人乘白馬語曰我欲移居  
暫假爾牛言訖卽過及明數百家牛皆被體汗流  
如水是日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  
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余考一統志不載此  
事止於隴州吳嶽山云比諸山最秀異頂有龍湫  
想指此耳

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  
之兆

戒殺之善報人咸知之至見殺救之卽救之而不獲  
全者亦有善報焉婺州士人陳嶠弟陳岨有姻家  
送一白羊又逋戶以一猪償債嶠以元日待客將  
殺之岨再三諫止不從正月十一日岨夢爲人引  
至一官府升堂見案上設三簿一曰放生二曰殺  
生皆封印不發三曰救生吏揭簿書云陳岨某年  
某月救一猪一羊令岨書字岨曰雖曾勸兄勿殺

卒殺之無功不敢冒也傍有二丈夫一黑衣一白衣向炬拜謝曰當時荷蒙救拔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忘也書字畢乃醒炬以告兄自是全家戒殺唐柳宗元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夢一黃衣婦人再拜泣曰某家楚水不幸死在朝夕君能活之不獨戴恩兼能假君祿且無難公許之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將宴宗元旣命駕以尚早假寐又

夢婦人嘖然其容憂惶不暇謂宗元曰某命若縷之懸甚風君不能念其急耶幸疾爲計否亦與敗縷皆斷矣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豈吾之吏有不平耶抑將宴者以魚膳我耶卽命駕詣宴以語荆帥名吏詢之吏曰前日魚網得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其魚已死是夕又夢婦人來謝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狂犬曰獠宋書張收爲獠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晦  
翁文集中有山中食菜誤中野草毒無從取藥以  
意取新汲水飲之遂解

朝鮮國人見丘文莊送張中書使其國詩用魚鼈成  
橋事曰自古詩人未有用此者因詢先生容貌出  
處而以不得一見爲恨詩曰玉節煌煌照海東羨  
君去意拂晴虹鳳鱗瑞世人爭睹魚鼈成橋道自  
通天入玄菟低沒鶻江浮綠鴨澹蜚鴻茲行喜從

文章客多少豪吟唱和同送王給事云中原才子  
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馬檄歸裝  
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  
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此皆蔣冕錄  
其所見者冕又聞先生言彭閣老見此詩問其末  
句意先生曰鷓鴣聲曰行不得也哥哥

王元美史乘考誤云憲章錄列致仕兵部尚書劉大  
夏卒于正德六年按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



二年始卒耳余後讀劉年譜公以十一年丙子夏五月晦卒時年八十一譜乃忠宣裔孫世節所編也考誤云十二年者誤

高黃門鶴搜玉曰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卽死鄰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覓老雞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

也余頃見龍魚河圖曰凡雞白頭者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又可補高說所未及并識之

嘉靖甲午丁酉二科余邑鄭維誠王諷聯領應天解先是邑前輩汪太守回顯夢一偉人出一對與渠云一邑三年兩解元山川出色渠對云兩間萬世一夫子日月同明汪登正統十三年戊辰科進士距嘉靖甲午相去八十七年據汪夢時尚在垂髫

天都轉  
卷之六  
始先兆于百年前矣

富貴壽考雖前定然作不善降殃冥冥中旋有奪之者如李登事之類載簡冊者夥矣余頃見王元禎記近時二事筆于此記曰陳公才博雅能文初應舉時夢見道人裝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爲譏已夢中大怒道人笑解之曰子真能得魁聯第進士入中秘爲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表弟華子虔虔少而敏曰今科未得舉醉乃

辛酉二字當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再赴會試不第以爲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坐陳公踞詢夢之不應道人曰天數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况復異有祥乎卽如天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者苟不效忠竭力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苟或恃寵而專肆刑戮且隨之大

抵天數國法無二也子鄉舉後惡念百起有所行  
某五事以致遂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  
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  
然并奪汝壽陳公涕泣再拜起道人不見歸以  
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若兩截人後  
選訓導罷歸以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又  
曰錫山磚橋李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  
餘日以修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常夢中

告曰明日有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  
松閣顧可適公至李延款之告以夢時顧爲諸生  
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詣李李復  
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  
且不壽李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  
無報當移其慶于他孫耳松閣果不久于宦而卒  
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  
一旦薦起爲通叅不數年遂八座加太子太保

童宗伯軒著有枕肱集讀其談命辨則積德延壽之  
諺可徵已辨曰本朝揚州高公穀與松江李昂生  
同年月日時高以永樂辛卯中應天鄉試九十五  
名未上春官丁外艱李昂是年落第後甲午亦中  
九十五名旣而乙未同第名次亦相聯廷試俱三  
甲高公選庶吉士除中書陞侍讀學士李昂觀政  
刑部除主事陞郎中品級亦相近無何昂死矣時  
年四十餘後高公官至少保八十二始卒昂死之

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餘始舉一子今爲南京  
戶部郎又泰和單昂與金谿王稽亦同年月日時  
二人癸酉皆舉鄉試甲戌俱第進士同日送大理  
觀政同日除評事後單昂奉命讞刑閩中事竣  
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遭重疾不死尋除河南僉事  
又數年致仕今尚在且老矣謂命爲無何四人始  
同謂命爲有何四人終異然予嘗考其行李昂險  
而詐好以智術籠人其居刑官出入輕重必有悖

天理者况身死之日田園布野金帛盈室高公存  
心正大非賢不交非義不取聞有階宦官以進用  
者則齧齒罵曰此真穿窬輩也又嘗見其印章有  
曰以清白遺後人者單昂王稽人品不大相遠第  
單昂讞刑閩中時人謂其行囊大有所獲是其刑  
罰出入必有不當者王稽雖無大獲亦無大謬之  
事則命又在有以延之也

諺又有惜福惜壽之說如記聞類編云昔太學有二  
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皆授廣文一任  
黃州一任鄂州未几任黃者死任鄂者爲治喪因  
祝曰我與公庚同出處同卽今我死已後公七日  
矣望靈以夢告我是夜夢曰我生于富貴公生于  
寒微享受不同是以壽異子謂皆同過也此公後  
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終

古有與帝王宰相同庚者記之以醒世之憤憤宋英  
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同歲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燦也神宗  
後卽帝位令燦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昔有  
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  
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陞轉則軍校亦微  
有譴訶蔡條叢談云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  
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知命者或不取之及登庸  
人誇其格局甚高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鄭氏  
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與魯公合其家

大喜謂且必貴及年十八當春末携伎遊金明池  
晚醉歸馬忽躍入波中浸死

群談採餘載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  
女一猪亦豕異也而宋史五行志與文獻通考災  
異俱不載何耶

世之養生家多講男女採取之說以孫思邈千金翼  
曾言此遂執而不悟不知情念稍熾爲害不小故  
得者什一失者什九元林屋山人俞琰曾遇異傳

于此有得者而其所著書深斥此術之誤人以為  
少年猶可及血氣少衰吸閉間有氣不能從心者  
必潰決而不可救此至論也余因憶余邑康侍郎  
永韶石埭畢尚書鏘皆踰九十外金陵許太常穀  
亦幾九十其飲啖動履如強壯時然皆以四十時  
絕欲致之畢許余所親見康聞于邑長老者又焦  
弱侯先生與余言宋小說中載一老者年八九十  
而健不殊少年人問服何藥曰有第不輕語人後

再三詢之咲曰余無他藥惟服一味獨睡丸耳此  
皆養生者所當知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棗里之醉石廬山記  
曰陶淵明所居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  
坐十人號曰醉石

金陵沈御史越人稱韓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  
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日惟著述間  
手抄羣書人或止之公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所

著嘉隆聞見紀行于世其藏於家者甚多余得讀其遺藁有見聞雜錄中紀遷除人化徵科災異四事稍異者附記於此紀遷除曰江西撫州樂鳴音以郎中解官後以善天文薦起官授欽天監以太常少卿掌監事南京有黃馮之以主事解官後以善醫薦起官治萬妃疾授太醫院使紀人化曰隆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爲女是人初名李良甫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遂黜後或

卧病遂化爲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爲夫婦時巡按宋纁勘明奏聞紀徵科曰隆慶丁卯派徵只遜銀解京每丁糧若干初不知只遜爲何物後訪問是值駕校尉團花衣因上初登極工部製新者令服之故徵派織造云及觀霏雪錄內載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以只孫爲織成帷幃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如玩絲貢公趙廉訪家



傳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又有縷衣傳金爲織文  
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爲枳紀災異曰正  
德己巳六月中忽有兵甲聲自北來每夜三更空  
中響過如數百鐵甲振走望南而去時暑天人多  
在街露宿乘涼者每夜聲起亂喧天兵來了各逃  
避入門聲過乃止如是月餘方定竟不知何怪也  
嘉靖己未四月初天氣暴熱至十二日午後風雨  
從北來甚驟雜雹下有芡實大者移時乃住次日  
人來言云城南鄉村自大店房迤南牛首山新店  
橋桃紅等地方無雨皆雹有碗大者有牛馬頭大  
者闊八里長百里有餘俱被傷擊碎屋瓦損牲畜  
麥將收擊壞無孑遺焉後傳鮐魚廠于外池冰窖  
取冰俱無人疑雹卽嘗中者

沈公雜錄曰予按江西時過白鹿洞書院內有諸葛  
孔明木刻小像存焉諸生亦焚香供之詢其所以  
皆云其來遠矣不知所由後觀朱文公年譜言先

生嘗作卧龍庵祀孔明卽其地也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者彼時門人言其微意有在蓋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江左委靡頽墮不能振發恢復疆土以雪仇故于此致意焉惜乎彼處之人無能知之者

刑獄之際最宜詳審余讀梅尚書和勝執禮送吳仲儀提點刑獄序曰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

神降之言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于人神曰昔提點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于是悔不可追又聞陳睦嘗提點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傍其適子墮井妻頌于州必指沉香者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卽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

天者輦  
卷之六  
三三  
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答尋  
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深震悚

余讀清尊錄曰雷申錫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  
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  
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  
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罰我三世如意時  
暴死前一世仕久蹇後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  
今復如此凡兩世矣再更一世乃能償夙譴記之

以儆治獄者

聽獄貴聰穎明決又須細心體察國朝海虞吳訥刪  
訂桂氏棠陰決事一書中多可採者聊載一二則  
于此呂元膺鎮岳陽出行見有喪輦駐道左男子  
五人衰服從呂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姦也令  
搜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  
疑究之更同黨數十已期集彼岸併擒付法靈寶  
許襄毅公進爲山東按察時有武官子懷金與所

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  
殺之生不勝考掠証服公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  
必酒人所爲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  
曆入閱至布商曆酒人果以金易布十數疋則武  
官子死明日也一訊而服納首空桑中又公巡按  
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畢而死官問  
以毒藥殺夫罪公辨其路由荆科荆花落魚羹人  
食而死驗實免婦死

古瓦硯惟聞銅雀瓦注水數日不燥世傳此瓦令陶  
人澄泥用絺綌濾過入胡桃油埏埴之故異常瓦  
余見寓簡云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曾  
得其遺瓦琢之爲硯金沙之性猶存故水漬之不  
燥真奇物也寓簡乃宋沈作喆纂共十卷並未聞  
有瓦頭硯頃讀金文靖公集有記云余嘗考漢未  
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者其頭有面外  
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篆字凡六等曰

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  
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後人  
以其背平可爲硯遂去其半筒因呼爲瓦頭硯  
人之吉凶形于夢猶是精神相通乃有鏡中現形者  
此理不可曉如宋璟未第時每鏡中見影成相字  
故以相業自負又本朝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  
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  
你無我驚以語人莫曉其故明年辛丑計偕途遇

一人與鏡中者相似問之乃會稽張洽姓名又同  
言前事二人以中否必同果皆登甲榜杭者選南  
部主政會稽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死于任會稽者  
死于家見羣談採餘又縉紳脞說云江南魯思郾  
女一日忽見鏡中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小兒自  
後日見之思郾自問其故云我往歲建昌縣錄事  
聘我爲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爲正妻後錄事出  
旁縣君女投我并此子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

逃去我訟于冥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其女遂卒

象耕鳥耘唐陸魯望深辨之而白孔六帖有云上虞民治田有雇春則銜拔草根秋喙除其穢是以禁民不得妄害余謂象耕鳥耘上古稼穡之始天啓其机理亦有之不可盡謂爲誕

水經注云山陰縣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冬煖夏冷西溪冬冷夏煖二溪北三里合成一溪温涼不雜不

知此溪今在何郡也

楊少宰時喬牛書所載戒牛事詳矣余間閱一二事牛書未載者附記于此齊東野語曰余同僚曾鳳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陟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于是矚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牛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愈持戒十年矣昨偶飲見牛炙甚美朋

天都載 卷之六 二十七  
舊交勸之不覺破戒歸卽得疾夜夢如往年恐懼  
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  
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  
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  
素弱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  
輩亦復無之益信鳳之說不誣因併著之以爲後  
戒芸心識餘曰牛能耕能載其功于人厚矣故律  
法有私宰之條玄真有食牛之戒釋家有戒食牛

之文鉅人吉士往往論之余家亦三代不食矣卽  
其氣味頓覺腥惡近年宦邸得家君北湖翁書敝  
地行瘟惟老父老母與伯仲輩不食牛者得免其  
僮婢私犯者亦傳染方已信乎不食牛一快心事  
也又聞富順舉人何齊庵曰瀘州某者以屠牛爲  
業一日將宰一牛牛乃走詣廟中跪神前久之起  
而毀其門神出奔江邊州人遂感悟不食牛者約  
半

頃方初菴揚萬曆壬午分考浙闈有張光裕年甫十  
九歲方悅其卷呈主試主試欲裁數次忽見二大  
牛角橫卷上主試異之遂以殿光裕祖張謙嘉靖  
壬辰進士仁厚好施嘗爲文勸諭閭里勿食牛途  
遇屠牛牛向謙長跪墮淚謙哀之贖歸養數年死  
復埋之人謂光裕食其報云

陽九百六洪景盧續筆與西溪叢語悉之矣海錄碎  
事曰方丈西有陰成大山滄浪西有陽長大山此  
水架陽九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附記于  
此

人知黃河清聖人出不知清後仍五色呈瑞易乾鑿  
度曰帝王將起河水將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  
黑變黃各以三日正德間黃河清爲世廟發藩陟  
帝蔚推中午之兆

鄧元錫函史云正德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



與府是歲黃河清而通紀云七年正月黃河清  
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與李獻吉空同集所  
載同獻吉日擊諒不誣函史云二年者誤矣而獻  
吉嘉靖元年歌曰大明十帝轉神明天意分明賜  
太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爲聖人清下注云  
先是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何通紀于九年獨  
遺之耶

治天下者貴因時通變古今異宜不可拘其迹程子  
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昔韓魏公在中書  
同列議養兵之弊思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久勢不可廢亦自有利民處古者  
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常有生死別  
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  
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怨調兵之害乃  
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  
官兵絕其出沒間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

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歲輸於官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其所願哉魏公此言亦深可味

建文死節諸臣弱侯先生忠節錄與屠御史朝野類編已詳備矣偶見小說有不知其名者載之以俟考焉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濱久而復有二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掉小舟操壺榼泛湖而飲醉則扣絃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

歸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已而一人病革呼其鄰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爲汝累不然汝終見疑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編修也其葬我湖傍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兩人亦不知所在國朝李文正東陽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皆稱童慧然有童慧而夭殤者有始慧而漸愚者不知何故浙中有張秀才者生子纔能言正德甲戌閱登科錄兒坐案上遽云霍韜字衛光年若干云云父

大驚曰汝何由知荅云我宋朝直臣也三世爲顯官今復應貴何以不識父曰汝在宋朝何名曰惟憶吾以直諫爲奸臣竄逐耳不記吾名也試取衆名觸我知識父取通鑑歷舉數十人皆云不是至胡銓則曰是矣我號澹菴我嘗劾秦檜其疏云臣謹按王倫云云父大駭知者集聽所言歷歷與史傳合或問子他日爲何官曰我尊位何足言當更爲忠臣以報國也然不久竟夭又李邦元叙州人

周歲知書二歲問無不知提學王勅寘之膝書風字示之佯不荅問汝不識耶卽吹噓爲風狀云此也豈不知論語云風乎舞雩陶辭風飄飄而吹衣杜詩風約半池萍乎其怪慧類此李西涯聞而奇之取入京分俸以養識者曰此妖也所謂物或憑焉者未久愚駮不識一字乃遣歸因憶先師羅近谿先生守東昌時屬縣一舉人死于京託生於近處能言卽能叙其家世住所其妻子遣人接回叙

話如平生先師命抱來看之渠見亦以手作長揖  
狀自言曾中達其道榜鄉試尚能背誦其墨卷久  
之漸不復記憶往事矣則又不可盡指爲物憑

醫者意也不可盡泥古方故或田野試驗之法或殊  
域異識之術自古名流徃徃採入方書如藕皮散  
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蘘乃是  
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爲金瘡所秘是也

陶隱居本草言很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  
須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故醫家謂之六陳李  
東垣杲曰藥不獨六陳大黃木賊荆芥芫花槐花  
之類亦宜陳久者余因謂之小五陳

蔡潮字巨源浙人仕至方伯告歸晚精禪學專心利  
濟薄於自奉餘悉賑諸貧者濱海地狹難行歲有  
溺公捐金築堤以身先之由是富者輸財貧者効  
力不逾時而成坦途焉郡人繪圖祀之其長子擢  
第爲吏部郎官幼子生而身有善字其大盈背以

手捫之點畫歷然姿相秀異人以為積德之報又金陵王老篤于奉佛普種功德常造一橋有倪道人者携銀錢一囊欲附入之王辭之曰吾為求嗣凡有善業皆自任之不欲附也道人曰作福豈分人我哉公為我蓄此他有興造以此補之可也王藏諸櫃道人尋亦不見王生一子甚鍾愛之嘗造一寺其子時年八歲矣携往觀焉其子忽問父曰此寺功程頗大用此鐵爐何也王曰一時偶乏未

暇易耳其子曰何不以吾錢易之王愕然因悟倪道人事徐應之曰然吾為爾圖之遂以囊金易銅鑄之其銀正足三爐之用無餘欠焉其子稍長資性聰慧勤于生殖遂增數萬金之產至今稱為名族二事見金子有款識錄中載之為積善者勸幻術有惑人者不可不知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

視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一  
老嫗箕踞而坐遂擒之

古美人連名者鸚鵡好好紅紅簡簡賽賽楚楚盼盼

翠翠卿卿小小愛愛東東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真真唐進

士趙顏於畫上百日呼下南岳地仙也有鄭舉舉王蕪蕪王蓮蓮張

住住見孫榮北里誌有李心心于心心于盼盼魏道道汪

憐憐顧山山孫秀秀荆堅堅見黃雲篋青樓集晏元獻撰

達奚盈盈傳云盈盈天寶中貴人之妾方秋崖義

娼傳中有毛惜惜劉賓客有和楊師臯給事傷小

姬英英三律又有崖崖李端端張祐詩云善和坊

裏取端端

古一名一字者甚夥而間有二名一字者如張九齡

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是也李乃天寶元

年代牛仙客為相者

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俗號為竹米或稱竹

實戴凱之竹譜以此為荒兆其竹即死唐詩老屋

茅生茵飢年竹有花是也余巳酉秋遊靈谷寺一  
僧寮周遭皆竹僧云竹往年開花花後卽枯而此  
寮僧徒俱遭事廢業而迷信如譜言舊傳竹實爲  
鸞鳳所食近有餘干人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  
葉層層包裹味甘勝密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  
竹茂密處余意鸞鳳所食殆此類歟

于文定慎行六月同朱可大登泰山記曰往聞人言  
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  
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顧  
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  
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  
大呼以爲平生未有從者盡驩東方作矣回而東  
望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  
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  
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  
名狀以爲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于先所見側立

其者事 卷之六 三十六  
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日升  
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  
高春赤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滉瀆明滅  
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  
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鰲所戴矣羽人曰雲也  
可大一噓此紀日出與余前紀王文成近海觀者  
不同因知雲氣變幻陰晴異候寒暑異時遠近異  
觀自有種種異狀耳

于文定公又有遊靈巖記中云至一佛閣有一鐵架  
裝立于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卽不可究詰而其  
迹亦大奇勝余謂佛示神異如袁中郎宏道自來  
佛碑記往往有不可究詰者記曰張無盡有慈氏  
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  
疑之旣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  
據像乃迦文非蒲處也時乃東晉永和而非高氏清  
泰時也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



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于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覩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

褶已被庸工數髹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峻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

正蒙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而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故張華詩云大儀幹運天迴地游指此元命苞又曰天左旋地右動其論地者各異

天都雜記 卷之六 三十一  
余讀韓中甫太室山人集中紀三事可爲勸戒者載  
于此一曰四川嚴布政使爲人峭直潔清自入仕  
至掌藩政歷二十年每食一蔬人謂之嚴青菜云  
絲布政使轉官出蜀至新灘灘以山圯入江阻其  
下流激爲旋濤間以砥石勢如建瓴舟至必轉載  
登陸使工水者操空舟過灘十壞五六如載重強  
行百不一存鬼之妖者假此血食例有牲醪禱祈  
舟人受釐左右以此告嚴嚴曰吾日食蔬而厚以

殖民神當福我如此心有負神欲降謂何必新灘  
新灘可以祭免其餘能一一祭耶且婦女出舟不  
便遂不出載不祀水神而具衣冠端坐命舟人棹  
舟直下遂卽安流蜀人神之二曰太倉州有一指  
揮失其名素敬事漢關將軍一日浮海覆舟舟人  
俱沒溺而指揮獨浮不死越二日見有人騎馬走  
虛空中私自念曰得非關將軍乎頃之騎馬者至  
則與素所事畫像相肖號曰吾家三世事公公不

活我耶神不應而去次日復至乞哀更懇神曰汝  
作假銀被給者衆能輟此不爲否指揮泣曰幸貫  
不死荷神威惠敢不改圖如更不悛卽死無恨言  
訖神叱曰姑貰汝乃日暗耳聞風聲其去極速凡  
海中溺死人俱入小港同溺者已殮二日而指揮  
家具衣棺徧求他港不獲是日見烟籠一人立而  
不仆至則指揮也爲家人道其故昇歸具牲醪報  
祀三日起拜姻黨誓不復如前所爲又三年大浸

貧不自存乃復購藥物器具曰吾以救死神宜諒  
我也無何得癩病見關將軍迫之以死三日萬曆  
元年冬南京工部侍郎鳳竹徐公爲余言自古仕  
宦之盛一家登樞要數十人者有之然皆合昆弟  
宗族未有祖父孫相繼兄弟相並爲尚書如閩林  
氏者林氏之先其德不可考余聞一事雖甚細而  
其他懿行可例見對山公之曾祖以歲薦卒業南  
雍一日薄暮獨遊監前遇一僮牽驢泣甚哀林公

問之曰適有相公騎驢遇客下與語行道者多忽去不知所往顧錢二十文未獲歸無以應主人將不免朴責柰何林如其數償之僮已去遠騎驢生倉徨訪僮林公曰長者也非有意誑僮就告其故生取錢還公公曰吾已爲僮作恩德安得復向公索錢不受兩人遂深相結爲道義交各卒業歸後十餘年林公就銓次爲某縣尉有誣公以贓罪者巡按御史收之乃其地與前騎驢生相近是時騎

驢生有子登甲第入翰林有名方以母憂家居騎驢生聞林公被誣謂其子曰安有輕財重義急人患難如林公者乃妄索民財乎其子往白御史且以曩時南雍事備述其顛末告之御史悟釋林公益厚待之踰年公辭官歸貧甚騎驢生賙之五十金公不受歸後公子爲太守孫瀚曾孫廷機廷梲玄孫爌俱爲尚書煙今又爲大理卿餘以甲第鄉薦爲兩司曹郎者不可勝紀爲善之報如此

... 兩同... 首不... 湖... 之...  
... 兼... 尚... 今... 大... 聖... 以...  
... 公不... 於... 大... 守... 會... 之...  
... 之... 命... 公... 有... 其... 之... 在...  
...



